

■ 纪念《清流》60期专辑

■ 评介·小说·散文·诗·词曲

■ 下期预告：丁云猛稿：通关。
敬请留意！

清流 60

文学季刊 ALIRAN JERNIH



五德在笼外

清流溢暖八方
清風常送爽

方然賀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六日

60期

2004年2月出版

编辑顾问：朱晋韶 崔冰 林慕
王枝木 年红 看看
晴川 伍良之 赵杜
潇枫 苏清强

主 编：王 涛

编 委：驼铃 紫梦玲 一介
田舟 郑可达 有明

发行主任：章 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04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平面设计：WayBuilder Enterprise
236, Jalan Midah Besar, Tmn. Midah,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Tel: 03-91731131

承印者：Percetakan C&A Sdn. Bhd.
44-46, Jalan 11/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编后札记：

《清流》60，一个小码头

那天上午经过怡保旧街场路，我问这排该是百年老店吧，同车的老伯说，大概七、八十年了，接着他说：时间很快，一转眼，人就老了……。无限感慨，一阵沉默。是岁月、是人，有情、无情，都是一种经过；经过了，就有痕迹，在记忆中清晰或模糊，回味抑或不堪回首，明月依旧，从来是圆。惊惧逝水潇潇的感觉，一如那年在拉让江看两岸江山妩媚如此多娇，刚入眼帘，便已风景变更……。《清流》经过了60期风雨，在祖国赤道长空下，潺流着，本期的专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码头眺望，更远的美丽风景，但愿大家同舟共济，航向未来。文学



义务工作者，有人欣赏也好；——大傻瓜！任人评说也罢，流水必有去处，任由岩石阻挡。马华文学作为社会的一环，华社对文化的扶持程度，左右文艺的兴衰，而霹雳文艺会同仁的坚持就是一种文化姿态的挺立，一种精神的存在吧。继续为读者提供人文关怀的读物。祈愿与大家共勉。

×

×

×

本 期刊载的各组作品水平参差，编辑部希望未来出现**更多新的来稿作者**，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期盼猛稿佳作，我们吁求有心人士协助发行、推广《清流》。**祝贺大家猴年进步，如意吉祥。

主编：王涛

目录

本期封面：老茶 摄

【舟影竞渡】 诗歌 篇

封面内页 贺词

方然

2 【清流潺潺】 主编的话

《清流》60专辑·感言。

- | | | |
|----|---------|----|
| 6 | 继续向前吧！ | 驼铃 |
| 8 | 《清流》感言 | 吴岸 |
| 10 | 与《清流》共勉 | 莘华 |
| 12 | 清流潺潺穿沙漠 | 一介 |

14 励志文摘

【拍岸惊涛】 笔谈·评介 篇

- | | | |
|----|------------|----|
| 15 | 《扣留营漫漶尘封》序 | 驼铃 |
| 21 | 雕龙或雕虫 | 杰伦 |
| 26 | 第三次撑开了大雨伞 | 驼铃 |

【细水涟漪】小说 篇

29 改 丁云

31 一条金项链 长竹

【舟影竞渡】诗歌 篇

39 半兽人 伍良之

40 扣留营拾零 黄贵文

42 村暮 秋山

43 两个年代 赵杜

47 那位老人形容了 罗青

48 喷泉 曦林

62 红土坎风车 王涛

【碧浪翻卷】散文 篇

49 小鸭 章钦

51 事事用心，日日精进菩萨道 张雅掀

57 风雨中颤抖的小花 旭旭

63 七万三千年的福气 圆荷

67 湖光荷池香 叶彤

69 甜美的井水 长竹

72 散文 3 则 芊华

77 诗人与文人 雷霆

82 故乡迎春花 李燕燕

85 浓情粗咖啡 东瑞

92 思绪如蝶 邱俊伟

【海外风景线】微型小说 篇

98 心灵的孤岛 东瑞

102 沙斯鸟 司玉笙

107 眼睛 魏金树

110 黄昏偶拾 邱俊伟

【河边青草地】文学蓓蕾 篇

112 疼爱 阿喵

122 我与家 夏枫

125 赞助者名单

【云起风歌】原创诗曲 篇

129 生命因你而灿烂 词曲：杉枫（中国）

继续向前吧！

流光易逝，14年转瞬过。翻阅《清流》创刊号，重读‘发刊词’之后，竟觉得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以提。既然还在出版，当然也就是继续在进行着马华文学的保温工作；问题只在于这项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成绩。

驼铃

保温工作应该有两层：一是给文学爱好者，尤其是年轻的一辈提供佳作，满足他们的文学审美以及吸取滋养的要求。一是引导和培养这些后辈进行创作的兴趣。在这两方面，《清流》的表现都只是差强人意。首先，因为佳作难求。老一辈的作者，虽然有人宣称‘天天在磨剑’，但他们的剑始终不见锋芒。过去曾经

投稿的一些所谓新锐，也久未过问《清流》。专供初学者磨练笔锋的‘文学蓓蕾’一栏，有时竟然也会缺稿。这是马华文学的真实情况，悲观叹息无益。唯有继续往前走，也许还有看到柳暗花明之境的一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义务负责出版的文艺会同仁，对文学创作上的人文关怀要求，意见始终一致；对工作上合作无间的团队精神，久而弥坚。这两点使我有勇气借这主编设定的一版‘感言’之末，重复一下当下所作‘发刊词’的最后一段话：“愿《清流》永远是人们心上一道冷冽的奔流，不论气候如何变化，都能保持其纯净与活力，都能给人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清流》感言

吴岸

在霹雳文艺研究会同仁锲而不舍的努力下，创刊于1990年的《清流》，至今已出版第60期。在今日马华文坛上，的确值得大书特书，我衷心祝贺。

在今天，要办一份文学刊物实在不容易，特别是一份坚持走现实主义路线的文学刊物。经费困难且不用说，就算经济能维持的，也还面对稿件来源和刊物销售难题。现在西马尚有甄供先生主编的《燭火》，我在东马也帮助《国际时报》编《世纪风》副刊，便都面对稿源的问题。按理说，不少作家朋友常埋怨缺少投稿园地，但是有了这些园地却不见来稿。现在出现在刊物上的作者，往往都是熟悉的几位，看出他们都在苦苦支撑，而新作者虽有，却往往惊鸿一瞥。

我们也面对刊物读者日渐减少的隐忧。

现在的文坛正如鲁迅在1933年《题彷徨》诗所写的：“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但《清流》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克服重重的困难，坚持至今，且不断革新和进步，却也如鲁迅先生当年所形容的“一枝清采委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清流》办得更好，继续为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与《清流》共勉

芊华（新加坡）

如果你认识年轻的王涛，你会感受到他的热诚、亲和，面对逆境时的坚强、乐观。王涛，目前是《清流》主编，他接手编刊后，《清流》最大的不同便是整体面貌的改观，显得活泼、年轻化，编排美雅，出版定时，这与所有编辑人员的齐心协力是分不开的。希望将来新马两岸能有多些文学上的交流，如互访、座谈等。

王涛曾开玩笑说，用《赤道风》煽风点火（《煽火》），煮滚《清流》。这三份刊物的名字取得很巧合，命运也是共通的，何不互相扶持、互相宣传，加强刊物之间的凝聚力与互动性。

对于《清流》这份刊物，我总怀有一

份感情，毕竟我也曾是一名投稿者。记得《清流》刚创刊不久，我还不知天高地厚，与驼铃先生作了一个纸上谈《清流》的访谈。后来又与热情洋溢的前主编陈有明女士，成了神交的忘年之友，鱼雁往来多年，才有机会在今年七月间匆匆一叙。

近年来，每回到中国出席会议，我与方然都会将手上多余的《清流》和《烟火》带去捐赠给有关机构的研究所或大学资料室，接收者都会感到非常的高兴，《清流》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比较陌生的刊物吧。

虽然我们办的刊物比《清流》早两三年创刊，可是由于能力有限，期数却远远被抛在后头，今天《清流》已出到六十期了，我们不得不佩服《清流》同仁们的努力和协作，把刊物越办越好！

办刊常常会让人感到沮丧，然，无论前面道路多艰难，**既然选择了就不要轻言放弃，愿与《清流》共勉之！**

清流潺潺穿沙漠

一介

《清流》于1990年三月创刊，到这期是60期了，时间上跨越了14年！

从创刊号至44期是双月刊（每年出版5期），由45期起，改为季刊。至于本刊的版式，自创刊号到44期是16厘米×21厘米，45期至52期改为杂志型，而现在这种“大32开”书型，则是从53期开始的。

马来西亚的大气候不利于华文文学刊物的生长，没有任何背景的《清流》，竟能度过不算短的14年，的确难能可贵！

翻开马华文学史或是亲自见证过马华文学几个阶段的递嬗演变者，都会发现：许多文学



杂志，仿如天上的流星，飞快划过漆黑的天际，各有各精彩，展现刹那的风华，而后被夜空所吞噬！要追忆这类刊物，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名单，但因限于篇幅，也顾及读者的阅读兴趣，就不胪列了！

至于写作者创作生命的短暂、刚刚在文坛展现了几招美妙的身手，迅即挥别文艺圈的，也是马华文学史上的惯常现象！从前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呢？料想仍然如此！能够锲而不舍，在文艺园圃挥汗耕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可就如凤毛麟角了！

笔者有幸，14年来一直负责本刊散文的组稿工作。翻查各期《清流》散文部分，不难见到曾经在这园圃耕耘过的作者群，为数众多，他们似乎也难逃大马文坛的公例：耕耘一阵之后，即转移兴趣他去，幸亏又有一批新人，执起秃笔，静夜青灯下在方格稿纸上继续犁地，耕耘那一格一格的田亩！

原想将历年的散文作者群胪列出来，这倒具有纪念意义，却仍因篇幅有限及怕沦为流水帐而作罢！

清流，仍然潺潺的流！由于穿越的是文艺沙漠，自然不像平原上的河流那么顺畅无阻、水源充足！本刊的处境，庶几如此，又怎能不产生忧患意识啊！

根据多位读者和作者的反映，他们对本刊的包装（装潢、印刷等），赞美有加！应该如何提高所发表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则有待作者和编者继续加把劲！

励志文摘

感谢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志。
感谢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智慧。
感谢中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
感谢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激发了你的斗志。
感谢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化了你该独立。
感谢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
感谢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了你的缺点。
感谢所有使你更坚强的人。

《扣留营漫漶尘封》

序

— 驼铃 —

我是在甘文丁扣留营认识贵文的，到底是那一年，现在已经无法记起，时间相隔毕竟久远了。但读了他的诗集《扣留营漫漶尘封》之后，再回想那段日子的种种经历，印象一时竟又鲜明如昨。感觉就像喝下了醇酒，精神为之一振。

对人对事，我生来不敢逞强，尤其是在扣留营里，就更是低调自适了。我知道那是龙蛇混杂之处，绝不是我的智能和眼

力所能识别的。因此，自始至终采取‘君子之交’的态度与人相处。贵文与我，虽然曾经朝夕同在那一英亩大小的天地里生活，但打球、读书、出外负责炊事、或在区内干清洁工作，都各忙各的，鲜少交谈。实在没料到，有一天他竟突然向我邀稿，道是要在咱另一区里搞一份期刊。这是难得的好事，便赶紧把早已打了腹稿的小说《撕》写出来，交给他。不多久，便见到一册题为“营火”的读物在营友间传阅。我当然也兴奋不已，一睹为快。虽是手抄本，但插图与装帧都显示了负责人所费的一番心思。这一件事，不但给自己证明了‘君子之交’的态度正确，也使我对贵文产生了一种尊敬之心。因为在当年，有理想有志气的青年不少，但能如此不亢不卑脚踏实地做事的并不多。不过，彼此之间，仍然保持‘君子之交’。

离开扣留营后，彼此分别在半岛南北谋生，二十多年来，从未再见。只有一次，在电话里询问霹雳文艺研究会寄卖的《清流》等书可曾收到。三言两语，并未深谈。不料，他又一次在我平淡的生活中，给我捎来了一个喜讯，就是准备出版这部别具意义的诗集。原来，贵文并非当年我心目中那种认同文学艺术的价值和创作意义的有心人而已，他自己也在那短短的几年间，悄悄地写下了逾百篇的

东西。

这百余篇东西，可不同寻常。年轻的朋友，你如果只略读一两篇，或许不觉得怎样，但倘能耐心一一细读下去，你便会发现，原来在这一向被视为民主公平的繁荣社会背后，居然有过这许多不为人知的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而叫你血脉贲张，愤慨难平。对于经历过这场考验的年长一辈，除了共鸣，应该也会对人类的文明进程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虽说是漫漶尘封的事迹，但对于各方面的有关人物，作者都准确地点出了其形象特征，让你读来记忆犹新。不论是那个因为遭受恐吓与折磨而致神经错乱的同志，或那个因此严重耳鸣而悬梁以求解脱的难友，其悲情都是教人毕生难忘的。就是反面人物当中，那个为讨好当权者而弯腰鞠躬的代议士，其幼稚可怜之状也都活灵活现。也许，其他你敬爱的你怜悯的，甚至你鄙夷的你憎恶的各种面影，都将因此而在你眼前纷纷再现，让你重温一下当年正邪对峙的各种场面与情节。回顾既往，鞭策来兹，实在不无意义。

这些诗作的内容，无一不是以剥夺了自由与人权的场

域为背景，如囚车里、押送途中、警察局扣留室等都是，最多最主要的当然是甘文丁与华都牙也扣留营。由于多数是在押来送去诸多折腾的日子里断断续续写下来的短诗，倘随意浏览，你或且会觉得：这只是一些不具系统的断想与掠影。但当你掩卷沉思后，你又会有另一种不同的体会，其间显然贯穿着一条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韧带。不然，诗中人物为何会那样不惜牺牲，前仆后继，锲而不舍。当然，对于这一段斗争的历史，个人的思想观点不同，评价也就各异。我不想在此多说什么，但其立意的崇高，我认为不是你不喜欢就可以否定的。

作为诗，它和其他一切文学体裁一样，除了要有优美的文字、丰富的感情和想象力之外，还得有引人思索的深层内蕴。有道是，诗是最精萃的语言，作者应该以最少的文字写出最丰富的内涵，绝不能像散文那样逐层推进的表述。它得让读者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在形式方面，可分为自由诗与格律诗。所谓自由诗，它偏重于内在的自然旋律与节奏，字句长短不拘，可押韵可不押韵。倘为了押脚韵或求节奏的齐整，而采用不顺当的字词、或把句子不合理地拉长或缩短，结果都是得不偿失。刻意经营，反而显得别扭。其实，诗句首先要顺畅自然，而后才寻求节奏与叶

韵。《扣留营漫漶尘封》里的作品，在诗的美学要求方面来讲，有些固然尚未臻完善，但到底都值得一读，因为都是那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有不可漠视的意义和价值。诗艺到底是一种无止境的探索与发展，能自成风格就好。所谓造诣，总因不同读者的不同要求，而产生不同的评价，不应过于介意。

我个人认为，诗的深层内蕴才是最重要的。贵文是冷静的，他不但看到己方的付出与牺牲，也看到对方的颀顽无知及其生命的空虚无奈。譬如这首《狱卒》：“和我们一样/锁在区内一角/守在门口/等着轮班时间到/没有言笑/木讷几个小时/和一群不经审讯的扣留者/走过生命的长廊”便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再看一看《了望台》当中的这几句吧：“慵懶的睡眼/在消磨的无聊中放哨/……/不曾有人用冲动/走出那一道雷池/探照灯牢牢的驻守/找不到/有人从铁丝网越超”，营方这种虚张声势的荒谬，又说明了什么？另一首题为《Batu Gajah》的，更是揉合了人民的屈辱、历史的悲情和世人的错误印象而成的精品。请看看这几句“凝固的年代/很久很久记录着/斑驳的苍山血海/那大象的化身/饮干了土地的苍白/石像原是城镇/为何竟成一座扣留营所在/……/不要把石像城镇的纯朴/诽

谤成罪犯的记录”。书中耐人咀嚼回味的诗行，当然不止于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其实，一部诗集，只要有那么一两首，甚至那么一两句，便值得你拥有它。唐张继作诗无数，传诵至今的，似乎也只有《枫桥夜泊》一首。再如今人鲁藜的《泥土》一诗，也只有这样的四句：“老把自己当作珍珠/就时时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它既是诗人的自勉，也是对他人善意的告诫。它阐发了一种勇于牺牲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在艺术上，不但朴素而清丽，更给人带来了哲理上的沉思。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依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珍品。总之，诗的可取与否，端视其深层内蕴。

贵文，愿您继续努力！

2003年11月11日笔



(读诗札记)

雕龙或雕虫

杰伦

温家宝访问美国是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我此刻关注的却是这位中国总理在访美时对传媒，在谈到中国今日之地位得来不易，感触良深的朗诵了中国大诗人艾青的两句诗：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以上两句诗是出自艾青的一首题为《我爱这土地》的抒情诗。笔者年轻爱读艾青写的自由体新诗，也学着写过一首关于土地的忧郁的诗《门外有人叫卖菠萝》，写的是马来亚紧急法令下逼搬的故事。2003年10月我有幸参与中国在艾青的出生地金华举行的国际诗人笔会时，我又再一次读了艾青这首名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爱这土地》

1938年11月17日

艾青在30年代末期所写的关于土地（中国）的诗，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多灾多难的时代。他把自己比喻为一只喉咙沙哑的鸟儿，唱出心中的悲愤与激怒，像汹涌着的河流，无止息地吹刮的风，因为自己所爱的土地被暴风雨无情的打击和摧残。

这时刻诗人除了悲愤和激怒，心中仍存着希望——那

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诗人是痴心为他所爱的土地而献出生命，就像那只鸟儿，死了之后，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诗人为何要那么做，因为他深深地爱着那土地。为爱土地而献出宝贵的生命，还有什么比这种思想与感情更深厚呢？

艾青在1937年12月28日，即较他写《我爱这土地》更前的日子写过一首题为《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读者读了这首诗就会更了解年轻时的艾青对中国这块土地为何会‘常含泪水’。他是这样的吟唱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苦难的浪涛／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
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的憔悴呀……

透过雪夜的草原／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拥挤在／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

而艾青在1938年2月4日又写了一首题为《地方》的抒情诗，也同样表达了他对土地的深爱的情怀。他深沉地

吟着：……我爱着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
／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

因此爱国，爱民以及爱土地是诗人艾青作为写诗的一种原动力，表现在诗里的感情是那么的充沛，思想又是那么的坚定。

浙江金华对诗人的肯定与重视，可以说是在全中国占第一位的。当我们参观了诗人艾青纪念馆，艾青诗林公园之后，深深地感到作为诗人的自豪与荣耀！

但在深感自豪的同时，也为写诗而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金华回来之后，我读着一些诗人的赠书，心中也确实颇有一些感触。

这儿要提的是中国诗友颜石兄所写的一本小书《星城》，里头收集了的文章，大部分是录写一些中国诗人的访问及缅怀的文字。他们包括了艾青、诚克家、苏金伞、喻晓、慨然、王怀让、流沙河及丁力等诗人。在这里要谈的是颜石兄在访诗人兼诗评家丁力的谈话记录，其中那么写着：『丁老非常关心我们的创作生活，他说：“要多雕龙，少雕虫。”』

“要在诗中倾注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命运的关心，唱出

时代的强音，这样的诗就是雕龙。反之，若把写诗兴趣放在风花雪月上，放在小虫、小鸟上，尽管那也是诗，或许还是很别致的诗，那也不过是雕虫而已。”

屈原、李白、杜甫、辛弃疾、陆游、白居易等是古代的雕龙手，而中国写新诗雕龙手也不少，他们包括了闻一多、艾青、诚克家、郭小川、冯至等。

我们大马的诗作者，到底要学习雕龙或雕虫，还是有选择的自由的，但如果要考虑及新诗的生命力与前景，诗人兼诗评家丁力的一句话：“要多雕龙，少雕虫”是非给予关注不可的了。

时下有人特别主张表现自我，隐藏自我，甚至于主张主题游离，无主题和主题多中心，认为那是新诗的方向，这类无为而作的怪诗，在回应有关的问题时，丁老答得好，他说：“诗不可无为而作。”且看古今中外的诗，岂有无为而作者？

第三次

撑开了大雨伞

年
红

《一把大雨伞》出版后，几乎成了一股动力，无时不在推动我在儿童文学创作的路上前进。

一篇又一篇的评论，激励了我的创作意识，而书中一些作品在外国少年刊物获得转载，甚至收录在《世界华文儿童文学》（洪汛涛主编，希望出版社出版）、

《世界华文儿童文学大系》（王泉根主编，北京开明出版社出版）、《世界华文儿童文学选》（吴城主编，河北少年儿童出

出版社出版）、《魔轮》（爱薇编，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以及《中国儿童阅读文库》（刘毅主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都使我兴奋不已。尤其是印量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阅读文库》，是中国“未来教育教材编委会”，为了“提高少年儿童的文化素养，激发其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使他们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当代中外精品中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受到思想品德的教育和美的熏陶，接受规范的语言训练，并培养语感，从小打下扎实的基础”的严谨编辑方针下，《一把大雨伞》居然与世界儿童文学大师级作家如丹麦的安徒生、印度的泰戈尔、意大利的阿米契斯、苏联的高尔基、美国的海伦凯勒、英国的艾肯、德国的柏吉尔、日本的铃木健二、西班牙的希梅内斯，以及中国的叶圣陶、茅盾、庄之明、郭风、艾青、端木蕻良、葛翠琳……的作品并列书中，实在使我深感荣幸！或许，这也算是一种肯定吧。正如之前获得“华文著述奖”一样，《一把大雨伞》的确又一次地给予我强有力的激励。

如今，知道这本书即将重编出第三版，心中难免泛起一阵喜悦。除了选了儿童文学评论家樊

发稼的《明朗质朴，富于思想理趣》和马华资深儿童文学作家万紫（梁志庆）的《撑开一伞的爱》之外，还赶写了心中的感言，加插进书里。

目前，我正侧重于幼儿文学方面的创作，准备为马华文学空白的幼儿文学园圃栽种几棵小树，以期看到花果的出现；而《一把大雨伞》三版的面世，将会激励我再回到儿童小说的创作道路上。

我想：如果少年儿童读者能从我的儿童小说中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并从中体会到生活中人间的情和爱，理解一点儿做人的道理，进而受到智育、德育和美育的熏陶，培养起向上向善的精神，我就满足了。

丁云



漫画家完成了一张素描，在上面涂下一些字：

“假装是鸟，可以飞。假装是鱼，可以潜水，假装是狗，可以追捕野兔。假装是猫，可以叫春撒野。假装是天使，可以纯洁神圣。假装是魔鬼，可以凶残无理。假装是人，嗯……有c无聊。”

漫画家觉得无聊，摊在公园凳子上睡着了。

一阵疾风把他手里的素描吹走了……

素描落在公园的草地上，给社会家捡到。

他读了上面的文字，有点不以为然，思索一下，逐改动一些文字。变成这样：“假装是鸟，可以飞。假装是鱼，可以潜水，假装是狗，可以追捕野兔。假装是猫，可以叫春撒野。假装是天使，可以纯洁神圣。假装是魔鬼，可以凶残无理。假装是人，怎能觉得无聊？你可以飞，可以潜水，可以追猎，可以叫春撒野，可以纯洁神圣，也可以凶残无理，全看你怎么做！”

社会学家匆匆上班去。

素描被疾风一吹，飞到公园隔邻的高尔夫球场。

小政客在等待署理会长打高尔夫球，闲着无聊，他看到了草地上的素描，捡起！

他读了内容，有所感触，也改动了些字。

变成：“假装是鸟，可以飞。假装是鱼，可以潜水，假装是狗，可以追捕野兔。假装是猫，可以叫春撒野。假装是天使，可以纯洁神圣。假装是魔鬼，可以凶残无理。假装是政治家，可以飞，可以潜水，可以追猎（争取个人利益及权力），可以撒野（骂异议分子），可以纯洁神圣（这个比较难！），也可以凶残无理（这是特权），嘿嘿，你能拿老子怎样？”

署理会长来了，小政客马上献媚迎上前，继续为他晋升“政治家”的美梦而努力。

遗留在草地上的素描终于被吹到一处寺庙前，小和尚拾起，看了看，也加上一些文字：——是鸟，是鱼，是猫狗，还是人……众生皆有灵性，可飞，可潜水，可追猎，可撒野，可凶残……但最终，一切自有果报。

一条金项链

长竹

“梅慈，你有没有见到我侄儿身上挂的一条金链呢？那天我抱来时还在的。隔天一看之下却不见了！”当阿香在见到梅慈从那游泳池冒上来时，就冲着梅慈问。

梅慈跟她的几个邻居小朋友们天天相约来这个由梅慈父亲亲手挖掘的游泳池里游水。游泳池是在一个小山坡下。四周种有椰树及榴连树。梅慈的父亲说这些树是种来遮荫的。他还说过他要让村里的所有小孩子来学游泳。以防万一。所以村里的人都来游过。甚至一些住在市区里的陌生人也来了。因而，天天都有一批批的小孩子及年轻

人来游泳。

刚刚梅慈被一个玩伴叫起来，说有人要找她。那个从市区刚搬来不久的阿香，问她有关她侄儿项链的事。哦！对了！那天，阿香的确有抱来一个一岁多的小男孩。那个住在阿香最近的阿莲还对他们（梅慈及其他一起游泳的朋友们）说那小男孩是阿香的侄儿。梅慈记起来了。那小男孩生得白白胖胖，很惹人喜欢。一见到阿香抱来，池里的小玩伴都走了上来。站在无花无果的榴连树下。几乎每个人都伸出冷冷的手，摸一摸他的头发。只有梅慈例外，摸他的手。小男孩被摸后，就把那只手给缩在他姑姑的怀里。只站了一会儿，阿香就抱着该小孩回家。后面是阿莲跟着。有时，十四岁的阿莲也抱该小男孩。她们的影子越行越远，然后就看不到了。

一切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子而已。梅慈也许是太高兴有人来看她游泳，所以没有十分去注意那小男孩身上有没有金项链的事。因而，她就答说：“我没有见到哩！”阿香似乎很失望。三番四次地问梅慈及其他在场者。阿香身旁的阿莲丢下一句恐吓话：“你们如果有拿，一定要交给阿香，不然她妈妈会叫警察来。”讲完，她们走了。留下的是一群被吓住的小朋友。个个都哭丧着脸说要回家。梅

慈九岁的小小心灵里，最怕的就是警察。只要长辈们把这个人搬出来讲，她就会怕得听从他们所吩咐的。如今，出于阿莲的口，也一样发生效力。

匆匆忙忙地往另一边的小池塘（由泉水流出来的水所集成）里洗净身上的黄泥水似的水份。梅慈就一步充作两步地跑回家。在偌大的客厅里，梅慈见到了那正在缝衣服的母亲。梅慈的母亲叫住了她：“你怎么啦？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又跟别人打架去？”她母亲拉着梅慈的手问道。梅慈摇摇头，她然后向母亲道明一切说：“警察会不会抓我们呢？”梅慈紧张地问。“不会的，金链虽然是一种很贵重的东西，如果你们没拿，警察是不会随便抓你们的。”梅慈的母亲这么安慰她女儿。然而，那却抚平不了梅慈的心慌。

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阿香跟阿莲又来到梅慈的游泳池。她们在榴连树下大声叫梅慈。把梅慈和她的幼小弟弟妹妹们都叫到面前来。

“梅慈你有没有偷那条金项链？那天只有你一个人去

摸我侄儿的手！”阿香口气很重地对梅慈问。

梅慈还是以摇头来做回答阿香的话。

阿莲在旁说：“什么项链都可以！只要你有见到。”

梅慈听了，就不假思索地叫道：“啊有啊！梅兰的抽屉里有几条！”梅兰是她的二妹。在平常的日子里，梅慈最会跟她吵架的。但梅兰的抽屉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项链的。也许是一种报复吧！梅慈竟然在大家面前道出这一句话。

阿香等人一听，就拉着梅慈的手，往梅慈家跑。她们要梅慈打开梅兰那锁住的抽屉。可怜的梅兰，哭哭啼啼地，在后面跟。只五岁的她，好像也知道事情的不对劲。她边走边哭道：“我没有链链！你们不要翻我的抽屉！等下妈妈回来，我要告诉她！”这下子，梅慈也知道她又说错话了。她也哭着说梅兰的抽屉没有什么项链。可是她们不管。一批七、八个小孩子就跟着阿香进入梅慈的大客厅里。

在阿香及阿莲的恐吓下，梅慈打开了梅兰的抽屉。

找了很久，并没有什么项链。倒是有一大堆的破图画及玩具。那是梅慈不要时给梅兰的。

傍晚时分，梅慈的家人从胡椒园放工回来。作父亲的从阿莲那儿知道一切当天所发生的事。不由分说，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拉出那还在哭哭啼啼的梅慈。“来！跪下！你有没有拿阿香侄儿的项链？没有！那你为什么跟他们讲梅兰抽屉里有一条？”父亲很严厉地问梅慈。

梅慈不答，只嚤嚤呜呜地哭。这样一来，更是弄得包父（梅慈姓包）大发脾气。他从门边拿来一根小竹竿，就辟辟不不地往梅慈的臂股打去。痛得梅慈呱呱大哭。包母拉她到一张木椅上坐下，边抚摸说：“以后话不可随便讲。你父亲今天打你就是希望你以后记住这一点！”

X

X

X

在牛家，阿香把一切来龙去脉讲给她的家人听。阿香唯一的哥哥一听就硬说项链一定是包家人拿去。在一旁默默无语的牛父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叫他儿子不要乱讲话。牛父比较开明，他知道他刚搬来这个乡村，凡事都要

查清楚才好说话。“梅慈用手去摸小刚（阿香的侄儿）的手时，大家都有见到的。她以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来讲是不可能这么大胆去把项链抓下来而偷走的。说她妹妹有一条，那倒是有点让人怀疑。不过小孩子讲的话十句没有几句是真话。我们还是慢慢找才好。不要得罪人。”牛父说。

阿香听了，底下头。觉得她以前那种迫人的态度去对待梅慈，的确是有点太过分。

X

X

X

两天过去了。阿香等人没有来包家。梅慈以为他们找到失物了。所以也没有去记它。每天跟朋友约好去游泳池的事也因为发生这样的事而取消了。梅慈每天就留在家，跟她的弟弟妹妹一起看家及捉迷藏。有时他们也会吵架。

一天晚上，大概是七点多。梅梅（梅慈的姐姐）在灯下温习功课。梅慈在看由香港出版的儿童乐园书。包母在灯下缝衣服。留下梅兰没有事情做。她叫妈妈帮她开抽屉，说要拿玩具玩。包母打开抽屉后，又坐回老地方继续缝

衣服。

“咦？妈有一条链链！”梅兰手里拿着项链，向她妈妈叫道。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向梅兰走近。“看看！是金子做的。”包家大媳妇叫了起来说：“怎么会呢？那天找一下不是说没有见到吗？我看一定是有问题的。”

包父向抽屉瞄了一眼说：“哦！我明白了。一定有人把项链从桌子上的小洞丢进去。说说看，今天有谁来我们家？”

各人的眼光都转向梅兰的抽屉看。果然，三个抽屉中，只有梅兰的一个抽屉有刻下一个小洞。以前那个桌子是属于梅慈叔叔的。可能是他当初把该抽屉拿来放硬币吧！那个小洞小而长方形，可以让五角硬币丢下去的。

事情总算有个交代。各人的意思认为那是阿莲鬼鬼祟祟来放进去的。她一向跟阿香在一起，也有抱过阿香的侄儿。阿莲是在怎样的情形下拉走那条项链，那就无人可以想像出。

为了不打草惊蛇，包父就叫梅梅第二天把金项链还给阿香。当时梅慈也跟着她姐姐去牛家。做姐姐的一见

到牛家的人，就把一切如何找到金项链的经过告知。

X

X

X

事隔二十年后。

包家的主人双双都去世了。只留下他们的儿子一家守住那个家园。而那个大游泳池也无人问津，变成一个废池。邻居的小孩子们都已结婚的结婚，不知身在何方。牛家已不在那儿居住，也失了联络。

梅慈也嫁人了，住在市区内。

当年发生的事，似乎没人再提起，可能没有人会记起了。

不过，对于梅慈，她却始终会记得——记得她说错一句话，得罪年幼的二妹及被她父亲鞭打的一刻！

一条金项链，却给梅慈带来无限的回忆……。

半兽人

伍良之

天边

夕阳

栖息树

叽哩呱啦

争一条虫

生死搏杀

争得鸟

声调高亢

失掉鸟

也有鸟话

那些鸟

咖啡店

小食档

三五成群

围坐一道

叽叽嘎嘎

争权争位

争钱财

有咬牙

有切齿

有斩获

呵呵笑

抢不到

干号

那些人

霹雳

白光

长空划破

针叶松上

有人脸的鸟

地面上

有鸟身的人

《Tempest》里的
'Caliban'

半兽人

涌向眼前

我听到

有人

喟叹

2003年11月15日

注：《Tempest》是莎士比亚剧作，即《暴风雨》。

'Caliban' 是剧本中的半兽人。

扣留营拾零

黄贵文

理发

黑压压地覆盖着眉
耳根没一丝清静
像背山的乱草荒芜

四个月在警察局扣留室虚度
四个月的不修边幅
四个月的蓬松长发

在剪刀的穿梭中
飘落三千折断的烦恼
营内的理发同志
为我换了一张新貌

神手

我曾经驾驶神手
开辟东西大道
大森林让开一条
阻挡历史的去路

这一条路
军事家的杰作
它延长了
历史的突破

东西大道切开
南北供应线

我曾经驾神手
给这一段车程
逆向挖掘
因而到此相聚

剪报

收集昨天分散的报纸
寻找历史的价值
纵横的标题
直泻的专栏
争先引人注目

国际形势——遍地干戈
战鼓雷动——极天烽火
群众运动——冲破长空
碧血正义——感人肺腑
棋局正阑——一片云起龙翔

图片和文字
细贴奇点
黑白分行
载尽天下精论

剪刀、浆糊
贴出一本本历史流程记事簿

政治犯

报上有人说
大马没有政治犯
太平特别围墙里
是反国家分子接受改造

控状纸上
第一条到第八条
条条有关政治的课题
条条书写着 ISA 的符号

爬墙

锌板墙耸立
区和区重重分离

在这一片天地
世事一样如棋

营里时风时雨
爬墙表述正义

爬上高墙
前呼后应
高歌放话
支援声起

了望台

冒在地平上的架构
高高叠上围墙四角

慵懒的睡眼
在消磨的无聊中放哨

一座历史故事的古堡
一条内安法令的丑陋
一面装扮苍白的姿态
一个人板着脸的浮雕

不曾有人用冲动
强行走出那一道雷池
探照灯牢牢的驻守
找不到
有人从铁丝网越超

狱卒

和我们一样
锁在区内一角

守在门口
等着轮班时间到

没有言笑
木讷几个小时
和一群不经审讯的扣留者
走过生命的长廊

编按：以上七首乃录自诗集《扣留营漫漶尘封》，吉光片羽，因此另置标题。

村暮

秋山

坐在石凳上
风景依然美丽

看山
看海
看云霞

万顷土地
金黄稻田
马来高脚屋
弯弯的河流

祷告声阵阵淹过

鼻子穿绳的水牛
耕泥翻土拖犁的沉重
步

阑

珊

太阳快要下山了
满庭落叶纷飞

穿着沙龙的爸吉
抽吸罗谷草烟雾袅袅
小孩抛陀螺
拉央拉央还在天空盘旋打转

祷告声阵阵淹过

坐在石凳上
风景依然美丽

看风
看浪
看晚霞

燕子飞过
天快要下雨了

马来高脚屋
都躲进了乡村
所有金黄的灯火
照亮了万顷的土地

粒粒稻米
透露了芳香……

两个年代

表演小快板

赵杜

我，出生在
贫困的年代
是一根野草

母亲屡叮咛
看菜肴吃饭
菜吃少一点，留给下一个
饭吃多一点，仅求吃个饱
干活有力量
粗茶淡饭，每餐舔清光

上学背书包
飞毛腿，步行数英里
骑铁马，穿行数十碑
日复日，年复年
烈日晒，暴雨打，习以为常

犯校规，遭师长惩罚
若家长知晓，亲手再鞭打
更对老师说：“给我多打几下”

没钱交学费

父母在哀叫：饭都没得吃，还想上学堂
孩子啊！读不读书，不紧要

大小温饱更重要

含着泪花，挥别同学与师长，耿耿于怀
早当家，减轻家长的负担

踏入万花筒

拜师傅，学一技之长

微薄的新金，替弟妹，交学费

帮补家中购米菜

那敢失业呆在家

老爸妈，愁脸相待

怕失业，怕老板

忍受无理的责骂

被剥削、被压迫

满腹辛酸与忿懣

在那动荡的年代

挥拳、呐喊，

盼望着，贫困生活变个样

X

X

X

你，出生在

丰衣足食的年代

是一块宝

慈母多关照

米饭少吃点

菜肴多吃些
讲究补身与营养
超重过胖才打算
山珍海味，餐餐咽不下

上学乘校车，选冷气，美装璜
骑摩托、驾轿车，专人来接送
步行骑铁马？怕惹人讥笑

师长若处罚，回家去告发
家长兴师又问罪，动拳脚，报警察

父母选名校，拜名师，七天补到满
穿鞋子，配衣装，戴手表，讲究名牌与新潮
手机，电脑，更要最新款

一些有书不愿读，有课不想上
父母师长，苦口婆心屡劝导，总是不进脑
故意犯大规，记大过
被开除，笑着离开学校说：脱离苦海

父母省吃又省穿
一心要你上大专
老牛拖车拼到老
卖房产
提前领取养老金
向银行贷款
申请奖学助学金
亲朋戚友处求援
出尽了法宝

一旦大学荣归来
大都会，上下班
吵爸妈，买汽车代步
哀爸妈，供房子，住得好
每月的薪金
总是不够花

现代上班族
老板走着瞧，不爽快
随时工不打
不怕！老家可依靠

手机电话粥，白天昼夜煲不完
三更半夜
流连在：电网站、马末档、宵夜摊、天方夜谭
还未泡到够、玩到爽
将来？来日方长
慢慢才打算

老爸妈，摇头叹无奈
两个年代
差距实在大！

那位老人形容了

罗青（北京）

家的味道，你说是吃出来的
家的味道，也可能是哭出来的
那位俄罗斯老人形容了
一样的和各不一样的幸福滋味
渍过的黄瓜 或脆皮鲜奶
由你爱罢

我的朋友你竟然 也必然
要品一番豆沙粥之外的
某种感受
愿一个长长的影子
在那个粗糙的小木匣里
不跳舞 只冥想
陪伴诗人

——那个小木匣
粗粗糙糙
是这个老人送的



儿童诗 喷泉

曦林 (新加坡)

这些水花样百出
一下子围成一个大圆圈
一会儿又排成一条直线
再不然就分成几个小组

这些水千变万化
忽高忽低
忽左忽右
刚刚才下了一场雨
刹那间又一柱冲天

小鸭

章钦
——乡村小调

在乡村的日子，家家户户都养了些鸡鸭，四处乱走，夜了自个儿回寮。

记得在那时，父亲买了九只小鸭回来，很是可爱，黄毛绒绒，走起路来，左摆右晃，若听到巨声响时，就会伸长脖子，侧头静听，极讨人喜爱。

父亲吩咐我赶小鸭到低洼地带，锄蚯蚓给小鸭吃。我背起锄头，然后用一根小树枝，赶着九只小鸭，小鸭很不听指示，东跑西走，好不容易才把它们赶到低洼地带，当我把泥土锄开，小鸭见到蚯蚓，就会互相争夺；有时候，两只小鸭同时咬住一条蚯蚓，谁也不让谁，两只小鸭各拉

一端，直到蚯蚓被拉断，两只小鸭也翻了一个筋斗，真的有趣。

当把小鸭赶了三四回后，它们也学会看我的动作，每当我背起锄头，小鸭就飞跑过来，紧跟在脚跟，摆着小屁股，寸步不离，你走到那里，就跟到那里。有时候，我背锄帮父亲锄草，小鸭也跟随，跟到菜地去，缠着脚边，锄头一着地，小鸭就冲来，影响了我的劳作。那时候，我就把它们捉进一个竹箩里，不让它们跟上，它们在竹箩内，吱吱叫不停。

住在乡村，割胶种菜，生活虽然清苦，然而，现在回想起来，乡村的日子，有太多的事物，令人回味无穷，充满喜和乐，

抚古观今，乡村的生活，是单纯、自然，可是，人往往不愿去过这样的生活了。而我，望着一幢幢大厦，一间间排屋，心境是一片茫然、失落。



事事用心， 日日精进菩萨道

张雅掀

当你有所感动，
就会深深体悟，
然后化为行动，
加以实现。

能言善道，以一口字正腔圆又清脆的华语，生气盎然地带动台下的来宾大德，浑然忘我的陶醉在精彩的节目，忘却身心灵的疲累与疾苦，令会场弥漫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这就是新山慈济联络处举行第五次慈善发放，初见司仪李桔琅师姐予我的深刻印象。

这之后，我亦察觉到举凡会所举办的大小活动，乃至

马六甲慈济分会抑或檳城佛教慈济基金会马来西亚分会举办的各项培训课程，她亦百里迢迢的乘搭巴士随团远赴。无论是讲、写、做的会所庶务，她都亲力亲为，做得如斯法喜，大舍无求的付出，将那份“甘愿做、欢喜受”的慈济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家庭、孩子及忙碌的教学生涯中，李桔琅师姐又能井然有序地协调与扮演好个别的角色，我心灵深处一直深感纳罕，她究竟有何秘诀，能在诸多繁冗的杂务中，仍游刃有余地赤诚筹办慈济活动？

“因缘不能等，时间可安排。只要有心，生活与工作能做适宜的协调，也一样能参与活动。”一次在会所的闲聊中，她曾开诚布公地向师兄披露道。

静思语有道：有心就有福，有愿就有力。有心利用时间，就会将分分秒秒运用得很踏实。正如证严上人所言：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做是也！

无巧不成书！此次应新山慈济联络处笔耕队成立，而赐予的专访福缘，师兄就与桔琅师姐做慈济的心路历程剖白，听她娓娓道来，自我的蜕变、启发与体悟……

犹记得，桔琅师姐直言不讳说：“在尚未踏入慈济菩萨道场时，我常对生活不满，埋怨家师兄给的家用不够，对孩子的要求很高，说话靠大声，凡事都要赢就是了。”

直到1996年杪，慈济于新山士姑来国光华小举办“静思语教学讲座”。当年，桔琅师姐就在此间华小执教鞭。当时，她就随着校内的老师，出席聆听讲座。

静思语教学是“教心”的志业。《静思语》教导孩子学习爱人、助人、感恩心、喜爱生命、尊重生命的理念，委实令桔琅师姐惠益良深，并将它落实在教育孩子的身上，感觉真好！

“在静思语的熏陶下，收敛了我的脾气，使我懂得勇于承认错误，冷静下来接纳别人的意见与分析事理。同时，也能够以善解、包容的心去体谅及宽恕别人。”

接触《静思语》后，果真让桔琅师姐启发良多。除了在待人处事上有所提升外，温柔的笑容亦常挂在脸上，让人倍觉亲切温和，印证了静思语所言：微笑是世上最温和的语言。

1997年，桔琅师姐才正式加入慈济的大家庭里。

当时，经济状况不是很充裕的她，每回还得劳驾丈夫驱车载她连同三个幼龄的孩子，到慈济会所参与活动。夜夜如斯，丈夫一一首诤，总是在会所照顾及陪伴孩子，以行动来支持，让她能自在轻安地投入于活动中。

“家师兄和孩子精神与行动上的支持及谅解，令我深深动容与感恩。”

桔琅师姐时时心怀感恩，亦时时惜缘。珍惜慈济菩萨道场，让她有这殊胜的因缘，系缘修心、藉事练心、随处养心的修行道场。

为了提升自我身心灵修行的精进，桔琅师姐于1997年中，毅然随着一群“教师寻根团”远赴台湾，回到心灵的故乡去谒见上人。慈蔼亲切的上人，让人感觉像自己的亲妈妈似的，如斯的温馨！

证严上人慈示：“让身边的人走慈济，让身边的人喜欢你。”是桔琅师姐惠益良深的一席话，亦是她铭记五中的座右铭。

当你有所感动，就会深深体悟，然后化为行动，加以实现。桔琅师姐即是最佳的写照。

自台湾寻根回来后，桔琅师姐更积极地投入办慈济活动。证严上人慈示：一心想做好事，从善入门！从台上领众，台下服众的司仪，到恤贫救苦的医院志工，她都慈悲喜舍无所求的付出。

“医院志工工作，仅承担年余的时间，因身体健康出了状况，在妈妈反对的情形下卸任了。”桔琅师姐幽幽的语气中，深切地蕴含着不舍。

当医院志工的日子虽不长，但病黎苦难的示现，让桔琅师姐举手投足都在发挥菩萨的愿力。同时，懂得珍惜短暂的生命，把握当下，恒持刹那，发挥良能。

1998年10月，桔琅师姐连同几位慈济老师，在新山慈济倡导人——廖济运师兄的鼓励下，怀着一颗赤子心、骆驼的耐力、狮子的勇猛心慈济精神，成立了“儿童精进班”，让天真无邪的小菩萨沐浴在慈济的“大爱”世界里，齐来领略人间的真、善、美。

为人慈悲又富有爱心的桔琅师姐，在杏坛上春风化雨多年，备受师生的爱戴。她目前是新山振林山五间店平民华小的特殊教育班导师。在面对班上一群智障的学

生时，慈济的人文教育确实让她更能以一颗爱心、耐心及平常心来应对与辅育别人的孩子。

桔琅师姐事事用心，恭敬与虔诚地享受付出的喜悦。因为慈济让她体现能发出爱心就是造福的人，也是为自己修福的智慧者。

迄今，李桔琅师姐仍事事用心，日日精进菩萨道，一步一脚印，步步踏实、平稳，为善最乐，做个人见人爱的
人间菩萨。

备注：

- (1) 文中的上人指证严法师。
- (2) 男会员称师兄，女会员称师姐。

旭旭

每当听到《我想要有个家》这首歌曲时，
她总是感动莫名，总是热泪盈眶，
因为，歌曲唱出她的心声。

风雨中颤抖 的小花

摊牌那天，他说：“是啊，这三年来我和你只是逢场作戏吧了，何必如此认真？……”

像五雷轰顶，如晴天霹雳，她的心碎了，彻底的碎了！

爱上他已三年，这三年来，他的细心体贴彬彬有礼，他的呵护关怀风度翩翩，在在吸引着她，处处牵扯着她那颗少女的心。

爱情来到门口，情窦初开的她没有免疫力，她陶醉在高大威猛的他的怀抱中。

她的身世坎坷凄凉，甫出娘胎便被狠心的父母遗弃，年迈的婆婆不忍襁褓中的孙女成为人海飘泊的弃婴，便毅然负起养育的责任。

从此，独自生活的婆婆白天削豆蔻，晚上卖报纸，含辛茹苦，与孙女风雨同舟，相依为命。

同一屋檐下的父母虽然健在，但视她如陌路，对她恩断义绝，理由是她不能继承香火。

亲身父母视她如敝屣，家中其他成员更不在话下了，在自生自灭的环境中成长，要往哪里去寻找心灵的完整？她得不到温暖和关怀，尝不到呵护与怜惜，她没有安全感，缺少爱。

因此，自小她便患上歇斯底里症，害怕这个担心那个，病发时头痛欲裂，哭到无法自己，或躲进衣橱内不停的颤抖抽搐。

学生时代，她的成绩优异，备受师长赞许，是个品学兼优的女孩子。可惜，在家中她一点地位都没有，常被人

呼来喝去，颐指气使，尝透了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屈辱，她很愿早日离开这个没有温暖欠缺亲情的家。

曾经，她不忍路边母狗受怀胎之苦而带它去绝育，曾经，她心疼街头流浪汉饿着肚子而送饭给对方，曾经，她不辞劳苦风尘仆仆远赴他乡去探望病重的朋友，多么慈悲多么善良的品格呀。

十七岁那年，唯一可以“保护”她的婆婆往生了，她哭断肝肠，从此，她孑然一身，更彷徨无助孤苦零丁了。

高大魁梧的他了解了她的悲惨身世及不幸遭遇后，拍着胸膛说：“放心，我会保护你，结婚那天，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走出家门。”

多么窝心的保证，她尝到了梦寐以求的温暖、关怀、呵护与怜惜，对他更一往情深了，她幻想着很快就可以飞向自由的蓝天，幸福仿佛就掌握在手中。

为了实现从小的愿望，她坚持半工半读，白天到学院进修，晚上去私人诊所加班，周末则替小学生补习，如此忙忙碌碌，为的无非是一个充满温馨充满爱的家。

每当听到《我想要有个家》这首歌曲时，她总是感动莫名，总是热泪盈眶，因为，歌曲唱出她的心声。

为了回馈他的爱，她主动替他缴付汽车贷款、手机费、保险费，她觉得爱他就应该为他牺牲，她爱得死心塌地、心甘情愿。

虽然，有时候他会表现得很主观很霸道，不让她和朋友来往及出外参加活动，但他是她的“迷幻药”，已吃上了瘾，没有“迷幻药”的日子教她如何是好？她不想“戒毒”，她太信任他太依赖他了。

她憧憬着美丽的远景，期待着走上红地毯的那一端。

可是，命运却突然袭击她。

无意间，她竟然发现他在背叛她，证据来自他的手机帐单，原来半年前他和那个女孩已经“款曲互通”“暗渡陈仓”了，他脚踏两条船，可怜她还被蒙在鼓里，还心甘情愿替他缴付手机费让他们“快活”，真实白痴兼迟钝呀。

她受不了了，再也受不了，火山终于爆发。

他理屈词穷，狡辩无力，却一反常态，老羞成怒，厚颜无耻的说：“是啊，这三年来我和你只是逢场作戏吧了，何必如此认真？……”

像五雷轰顶，如晴天霹雳，她的心碎了，彻底的碎了！

三年来的朝夕相对卿卿我我，三年来如胶似漆耳鬓厮摩，就这样随风而逝，就这样江水东流，要变就变，说离就离，人性，多么卑鄙多么丑陋呀！

以为他会珍惜这份刻骨铭心的感情，以为他会带她风光光走出家门，以为他会替她抚平被父母遗弃的伤痕，以为他会将幸福的钥匙交到她手里，以为……。

结果，没有，全都没有。

结果，骗人，全在骗人。

她哭自己太天真太无知太幼稚。

她哭自己彷徨无措孤苦零丁的一生。

她哭那个没有温暖没有亲情，将她“逼上梁山”的地狱家庭。

她哭那个糟蹋她的冷血动物，丑陋的灵魂。

她苦命运对她太不公平。

宛若风雨中颤抖的小花，她的举止反常，情绪失控，她的精神崩溃了，引发了潜藏在心底的歇斯底里症。终于，她被送进精神病院……。

是谁害了她？

红土坎风车

王涛

总是等待
风起的时候你岿然不动
不属于你的方向
你依然守候

齿轮沉重的旋转
岁月如天定河水悠悠流逝

穿越苍鹰的风是冷的吗
掉落大海的影子是禁忌的梦

暮色像昨天那样仓惶
趁晚霞重复的感叹中
淹没

等待风起 总是
静静的守候
穿越星光的沉默
或者微笑

七万三千年的福气

圆荷

二零零三年的八月廿七日，是火星最接近地球的日子，这也是七万三千年才有一次的情景。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若有缘观赏这场‘火星亲近地球’的太空盛事，是何等的幸运，有福气啊？！

半月前的天文台预告，引诱我晚晚皆遥望星空遐思

.....

八月十二日、即农历七月十五晚上，散步在门前。约莫九时半的时辰，夜境恬适、空气清新。

一个不经意的抬头，霍然望见又大又金黄的圆月。整片天空，明亮、洁净得令人突而喜悦、振奋、舒畅起来！

细看，明月的右下斜角，浮现一颗相当明亮的星星，月与星的距离非常接近。而且，这星子看来非凡、突兀、耀光显眼，而且比普通的星辰大多了。

圆大的明月、皎洁的星烁，让人突而萌生好奇的观念，神话故事，翩然而至……

或许，是七月七的仙女化身吗？或是八月中秋节才现身的嫦娥偷离月宫，溜达在外，与七月的仙女共游星空？

一轮明月、一颗煌星，真的给人甚多的遐思与幻想，更增添了外太空的神秘感。

因此，每晚同样的时辰，都不忘站在阳台遥望夜晚的穹隆，蹑踪明月与亮星的芳影，探讨星空的奥秘……

可惜，只那一晚让我观赏了明月与亮星的全貌，过后的每一夜，星月的灿烂消失了。偶见乌云遮盖了半边的月亮，但闪烁晶亮的星子，却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空，一片黑云；星子，全部躲藏在厚甸甸的乌云下。夜空，再也没有什么神秘感。似乎，也没有什么盛事将要举行？

据说八月廿七日的夜晚，可观赏到如月亮一样大的火

星，高挂空中的神奇。火星也许是亮晶晶、大放光明、闪烁烁的，任由凡间的人们欣赏……

这是何等新奇的事啊？迫不及待的期盼廿七日的降临。

终于，廿七日到了。

白天的时钟，跑得很慢。急躁的心情，等候夜晚的降临。

下午四点，阳光猛烈，碧空皎洁，微风和煦。

五点，太阳西斜，飞鸟咕唧，枝桠翩跹。

六点，夕阳西沉，树影模糊，倦鸟归巢。

七点，穹隆灰朦，星子稀薄，虫蝉嘶鸣。

八点，夜空阴沉，乌云密布，大地萧瑟。

九点……十点，连绵细雨，轻风飒飒，秋意萧索。

十一点，丝丝小雨，夜上加寒，意境凄迷。

十二点，雨珠已断，肃静无声，穹隆一片黑魑……

寅夜一时，众人游入梦乡，梦里亦无火星的踪影。

原来，七万三千年的千载难逢良机，竟然是看了一晚

的雨丝与黑空。

原来，千载难逢的机会，也需配合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

在人生的道路上，偶有佳缘，也有逆境。纵有良机，也会在不巧之机缘下流失。这，就是所谓缘吧！缘来，不必惊讶；缘去，也别悲伤执著。

缘份，半也注定，半也依靠自身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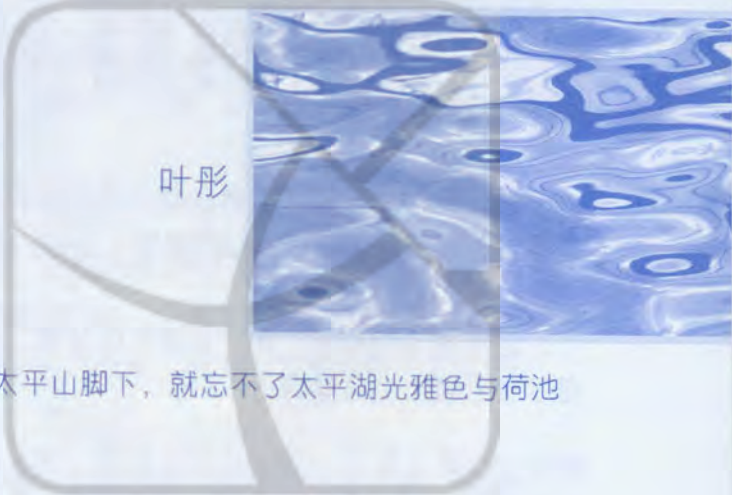
八月廿七的夜晚，我曾很努力的计算时间、很尽力的细观霄汉。可是，火星亲近地球的盛事，还是不能让我观赏。地球上很多地方的火星迷，也和我一样，只能欣赏雨夜。

我想：这是缘吧！火星害羞，因此借了黑云棉袄造成屏风，才悄悄的与地球密斟私语、倾吐心思，叙述七万三千年前的那场聚会……

因此，让我看了一晚的雨、受了一晚的寒、等了一晚的空……也憬悟了千载难逢的涵义。

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错失良机的缺憾。

湖光荷池香



叶形

当我踏入太平山脚下，就忘不了太平湖光雅色与荷池绿意。

沿湖岸信步轻履，点算湖面涟漪，这涟漪玉镜之上，几枝垂柳舞蜻蜓，稳潜湖中，更与涟波嬉戏。

每每从槟城返家的途中，我不忘记去年的承诺，即是今天湖光荷池的约会。这湖面比去年更加柔美，岸边的垂丝秀发的柳条，梳理得这般柔软飘逸，柳影拨弄醉人的湖蓝，叫我感动。湖，整装以待我这个年年必到的知心，也深知我的钟情丝毫不改。

这绝世美人身边，有一莲池相伴，今年的莲花，比往年更为旺盛，我似乎从未见过，如此这般的飘逸翡翠。不禁止履凝神，惊讶那股绿意中酿开的红红白白，朵朵婀娜，有含苞待放的羞涩，有尽情坦胸的全放。我一点也不觉得，翠绿下那一池污泥的不净。我一点也不哀叹，那几片枯叶曾经尽情活过后又重归泥泞的短暂。一切如此和谐，如此包容，涵盖了新生，也拥抱了死亡。这绿的叶，这香的花，这黑的泥，这枯的叶，不都是自然的总和吗？这宽大的总和，是生态的和谐，是生命的美。

我轻轻闭上眼皮，用鼻尖感知那绝妙的满满的馥郁，是花之神拂着轻风长袖，使我被旋入这醉心的香的舞会。

这可是世间极品，是“自然”的体香，千万别叫她笑低了你衣襟上的逞强啊！

往年，我只以笑回报自然界的给予，年年如此，觉得陈旧老套，今年何不来一首开怀畅咏，于是自咏一首：“一池翡翠绿，玉碗珍珠露，出泥飘馥馥，送我到何处？”

我的出家朋友“洒甘露比丘”告诉我：“这世上只有四种花：有花香而不美的花，有花美而不香的花，有无香亦不美的花，有花香又鲜美的花。”

我想，花香又鲜美的花，是智者的心灵。



我把水给吞了下去。只觉它清淡无比，凉意滑进了我的喉咙内。一阵子的清凉感在嘴里回味着。

长竹

甜美的井水

从小，我们家就在一个小山坡上，是一个没有自来水及电流的地方。我们食用的水是从山坡上一口井而来的，是我们儿女们轮流把水扛去厨房的。不过，大多数是由身壮力大的二哥用扁担挑着，一边一大桶的井水上山坡。

后来的日子里，如果有下雨的话，二哥只需早一次晚一次的挑井水，原因是父亲在屋旁建了两个由石灰造成的池，是装雨水用的，我们冲凉洗衣的水就由这两个池供应，二哥扛的水只供烧开水和煮汤用。

从来不知道山坡下的井水是甜美的。自从五哥从台湾学成归来后，他在家乡停留了一段时间。记得他回到家的第一步，就是走向山坡的水井。我感到好奇，跟着他走下山坡。

一路上，他表明在台湾念医学七年里，思念着家里的井水！

“怎么会呢，哥，你那边用的都是自来水吧？”我其实是蛮羡慕那些有自来水的人们。

“的确，那是加入化学品的水，和我们井里的水是不一样的。”

“是咩？怎么我都没发觉到？”

“那是因为你不用自来水的原故。等你以后离乡背井时，就会明白了。”

说完之后，我和哥哥已抵达水井旁，只见他伏身第一口井边，用双手捧起一些水，就往嘴里送。（我家有两口井）

“哥，它还未煮的，你怎么敢喝？”我见他如此喝法，就叫着。

“怕什么呢？我现在是合格的西医了哩！”说着，他又继续喝水。

我见他喝得起劲，也以他的法子喝水。不知因为他是
我尊敬的哥哥，还是因为他是医生，我把水给吞了下去。
只觉它清淡无比，凉意滑进了我的喉咙内。一阵子的清凉
感在嘴里回味着。

“怎么样？很甜美吧？”哥哥问我。

“很清淡的感觉，可是我感觉不出它是甜的。”我回
答。

“到底是一个不曾离家的人。算了吧，再过十年吧，
你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滋味了。”

事过三十四年了，我离开过家十多年到如今婚后十多
年，再也不曾喝过我家那口井的水。井已荒芜，杂草丛
生，不见井口。父母先后去世，二哥一家也搬去诗巫住。
我们兄弟姐妹，都离乡背井去成家立业。

井水，只能在梦里回味。



芊华（新加坡）

金门地图

四、五年前，弟弟第一次从金门探亲回来，问我是不是曾叫明表姐寄一张金门地图来新加坡？弟问要地图来干嘛？

我几乎已忘了有这回事，经他一提，我才慢慢回想起来。记得中学时代读地理，有中国地图，唯独没有父亲口中常提的金门，因为好奇，因为想了解，正好那时与表姐有鱼雁往来，不知就理地去信要求一张地图。

结果地图没寄到，表姐也与我断绝音讯，却不知自己闯了祸，害表姐三番两次被当局调去问话。

这件事迟至二十几年后，始知自己当年的鲁莽与无知，伤害了表姐而浑然不觉，心感歉疚不已。

历史的错乱，将单纯的一件事，被扭曲成可怖的案子，是我始料未及的。

当我参加金门“诗酒文化节”，看着金门观光地图，真是百感交集啊！

芊华（新加坡）

两代人的祖国

老师说“新加坡是我们的祖国”
那年我大约还在念初中吧。

我把老师的话转化为文字，写给父亲看。

霎时，父亲铁青着脸，死瞪着眼，
令人不寒而栗，他厉声而讥讽地喝道：

“你就背在胛脊髁吧！”

我错愕不已，愣愣站在那儿不敢正视父亲，少时的我隐约察觉自己闯了祸。

沉吟良久，他才迸出一句：“咱唐山金门才是祖国，你读什么书，吃屎啊？”

他的话令我震惊不已，让我深深感到两代人对“祖国”的理解有了距离。

此后谁也不再提“祖国”，爱只能放在心里疼。

注：胛脊髁，闽南方言，即指肩胛后。



祖籍是什么？

芊华（新加坡）

我发现有个年轻写作人的“作者简介”里没有祖籍，觉得奇怪，便问他祖籍是哪里？

他倒反问我祖籍是什么？

我说比如你的祖先从哪里来？是福建还是广东？

很重要吗？他问。

那是你的根。

我是新加坡人。他说。

然后是无言的结局。

想当年自己年轻时，填写祖籍福建金门是理所当然的事。可是当时曾有人对我说，最好去掉后面两个字。我感疑惑，问为什么？他说，敏感。为什么敏感？因为前线。

从此金门二字像一块神秘面纱，折叠在记忆里。

后来才知道自己被误导，是他自己划地为牢。其实，祖籍就像块与生俱来的胎记，哪有祖籍不能说的呢？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兴写祖籍，仿佛被人割了一块肉而不觉得痛的异化心态。

诗人与文人



雷霆（新加坡）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诗人一定是文人，可是文人却不一定是诗人。这道理，如同会写剧本的作家，一定会写小说，可是会写小说的作家，倒不一定能写剧本。

月前，偶阅外地出版的一份刊物，内有妙文一篇，作者把唐代诗人分为好几类，颇饶趣味，略为修润补充如下：

诗仙——李白也被称为“谪仙”，因嗜酒，其诗风豪迈奔放，有浪漫主义的风格；一首《静夜思》，千百年来，华裔后代传吟不辍。诗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诗圣——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作品雄浑沉郁，在声律、对仗、锤炼字句各方面皆力求严谨。于唐代和李白齐名，韩愈曾有名句称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诗豪——刘禹锡的诗作，刚健清新却豪放不羁，被白居易誉为“诗豪”。他的一首《插秧歌》，写来无论自然景色，人物动态，被形容为跃然纸上如活景象。另外，他的竹枝词描写巴蜀人情风俗也十分生动。

诗魔——白居易则以“惟有诗魔降不得，每逢风月一闲吟”之句而得名，作诗时有着魔之状。其第一首诗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后人写作或在雅集品茗时，经常引其诗句：“离离草原上，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聊作话题。

诗佛——王维是盛唐诗人之一，作品被苏东坡赞誉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年之后便蛰居于终南山辋川别墅，长斋奉佛，思想日趋消极，冀图追求超凡脱俗的佛家理想。

诗鬼——中唐著名诗人李贺，想象力殊为丰富，作品以“神秘奇诡，意境深远”见称。七岁就能作诗，而且想

象丰富，词藻鲜艳，故有“鬼才”之称号。所作乐府数十篇，被当时的伶工，配入管弦歌唱之。

诗囚——获此别号的诗人，有孟郊和贾岛。他们的诗篇，屡被形容为“苦吟”之作，那可能跟他们一生的生活困顿有关，金代的元问好，曾在《放言》诗作中，有“长沙一湘累，郊岛两诗囚”之句。（郊岛乃指孟郊和贾岛）

其实，在现代的无数“诗人”当中，尚有不少“诗呆”、“诗痴”、“诗迷”、“诗癫”……不一而足，有者竟不惜标新立异、寻求所谓“突破”以致陷于走火入魔的境地。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古今不少诗人，多有翩翩然自我清高、自我倜傥、自我陶醉的风雅姿态，其他文人，往往被冠与不雅甚且粗俗的称号。譬如在新马等地，据悉自50年代至今，文坛上则出现过一些文贼、文骗、文奸、文痞、文棍、文霸……彼等所作所为，均有益于华文写作界的声誉，兹试析释其各“特色”如下，藉飨读者：

文贼——有两种含意，一是指经常出没在书局里，伺机盗窃书本的小偷；一是指不知羞耻的“文抄公”，素来懒于创作，书看多了，字也认识不少，却为了追求虚名和

赚取稿费，而经常化名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

文骗——这是一种擅长欺世盗名的文人，除了能涂涂写写之外，也在行于搞编辑，最拿手的伎俩是，联络几名作家，径自宣布要出版一系列所谓“丛书”，于是四处去申请出版基金或赞助，钱弄到手，出版一两册单行本即草草了事，没有下文；有者还打着要搞编著工作的招牌，向热心的支持者骗取出版经费，却始终没有编书出版。

文奸——顾名思义，是一种以奸诈行为，鬼混在文艺界和出版界，因有其欲擒故纵或偷天换日的手腕，惯常自荐是某某名作家的学生或入室子弟等等，混迹于文艺团体里搞分裂活动，施展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伎俩，以期达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目的。

文痞——某些文人，方格子爬了十年八载，始终混不出什么名堂来，于是异想天开，故作“一鸣惊人”之态，找出一两位著名的作家或艺术家，狠狠地加以歪批瞎评，行文不妨尖酸恶毒，但求能收“哗众取宠”之效，即使遇上对手的反驳或谴责，文痞却已赢得了和名家、名人“平起平坐”的机会与姿态，得以四处自炫自夸了。

文棍——此类文人宛如文化界的帮闲打手，可以打起

黄旗反黄旗；可以挨受众人因不齿于他们的卑劣行为，非仅三番五次的批评与抨击，却仍脸不改容；可以为己益己利，而出卖有过几十年交往的朋友，且常写文章极尽文过饰非能事。

文霸——这一类是有些写作基础，也具有有一些文学方面的知识的人，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作品一发表，常有语气故作惊人的句段。年轻作者或初出茅庐的作家，多敬畏他们那种下笔无情的气势，文章立论，是曲是直，都不由得他人驳斥申辩，还不时自诩本身，向来就不记恩，不讲情义而沾沾自喜呢。

老话一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时此地，尽管有人看扁了华文文学或文艺，压根儿就无视于诗人或文人的写作成就，然而，能以华文写作，有如手间拥有一把雪亮的匕首，为自卫要抗敌杀人，还是要割颈自杀，则全靠本身的决心、理念和意志而已。

故乡迎春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呵！

李燕燕

(新加坡)

春节的脚步近了，浓浓的佳节气氛在空气里弥漫着。

乡愁，也日渐一日浓了起来。

家乡过春节，记忆像走马灯，不停地在回旋着，脑海中，一个个节庆图象浮现……

花园是妈辛苦营造的骄人成绩。

从各地搜罗的花苗，浇水施肥，近春节已万紫千红，满园春色，迎春花笑得灿烂，彩蝶纷飞为伊醉。

割草修剪篱笆，园丁有得忙了。屋宅周围遍布的水沟，要彻底清理，非要爸店里的员工，多派几个来，不然是忙不过来的。要先用漂白水浸过一夜后，隔天清晨，大家一齐动手，用铜刷子大力刷，手都擦掉皮了，流出血。逢下大雨时，虽淋得满身湿，却给了我们很多的方便。最担心的是艳阳高照，一日忙完，姐妹个个已是黑美人了。

接着是地板打蜡，殖民地旧式房子，用的是乡间独特打蜡工具：干椰子壳。功夫多，劳累更不用说。邻居们得闲的，都过来帮忙了。

悠扬的音乐，满屋子荡漾，所有平日紧闭的窗，都打开了。楼上楼下一片打招呼声。口渴了，捧上茶水；肚子饿了，送上来叔母亲手做的甜美点心。快手、快脚，大家一起来。

年糕是自制的，天井里，起了几个炭炉，太阳一下山，气温开始降低，家家点亮了大光灯，高挂起来，姐妹们各自搬个矮凳子，围着火炭炉坐。蛋糕，蛋卷，比赛谁烘得美，忙得不亦乐乎！焦了呢，口福来了，尽往嘴里送。忙了大半夜，洗了澡，看了场半夜电影，隔天醒来，



个个成了沙噪公主。叔母赶忙煮了大锅的红竹叶茶，解暑消热气。

送灶神的发糕和甜糕，是妈和叔母的杰作。拌蛋、磨粉、转磨石，工作派下来，往往让我们雀跃万分。

客厅布置，焕然一新。年花、装饰物，迎春应节用品，姐妹各出奇招。妈妈供奉的各神台烛具，用桐油擦得光亮如镜，红彩妈妈得亲手挂上。

就等着那一声声的除旧爆竹了。除夕夜，一夜未眠，守着妈妈点亮的大红花烛和烧的大柱香，得替父母守岁呢。

新衣新鞋红彤彤的，元旦日的拜年节目，早在脑海中草拟了。

浓情粗咖啡



“那 一家的咖啡不错！”

到印尼、马来西亚游览参观、探亲访友，在无聊清闲的早晨或懒洋洋的午后，总会被一些好朋友诚邀，寻寻觅觅为一杯“浓情粗咖啡”。那是在大都市的香港拼搏过于疲惫而得以松懈身心的无忧、开怀时刻。

东瑞（香港）

吉隆坡最原汁原味的咖啡都在大牌档。一个大厅简陋陈旧的桌椅错落排开，厅外马路边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的摊档毗邻而列，炉火正旺，你要叫炒粿条、印度薄饼等什么都可以，而咖啡必不可少。坐下不久，用矮玻璃杯或

用有耳矮瓷杯盛着的热气正冒着香喷喷的咖啡就端上来，其色泽浓黑得像非洲黑姑娘的皮肤，纯黑得没有一点杂质！一杯咖啡乌在手，于是文坛轶事、选举风波、政坛丑闻天南地北口没遮拦地聊将起来，谈兴和咖啡交融且加浓。夜愈深而思路愈加清晰，直到星儿淡、路人稀，大家才轰一声四散，徒剩盏盏路灯望着我们这群夜归人。在印尼首都雅嘉达境况不同：相邀的泰半是爱书朋友，驱车要很远，他们居然也知道卡渣玛达大街众多食店中哪一家咖啡店的咖啡弄得最香最纯正。热咖啡端在眼前后，彼此呷一口，还问我怎样？当然一流。好咖啡都很黑，都没有杂味，不酸，略有苦涩，口颊留香，香气四溢。既是晨早，配一碗肉面，消磨它一小时左右，谈改革、论开放，然后将港印两地比较一番，就消磨掉在异域的一个美好的早上。临走，朋友还会在店门口买一两包咖啡送我：“楠榜和棉兰的咖啡较好。”送人一两包咖啡，已成印尼华人送友人的最好手信。

最喜欢喝咖啡的“店子”仍是最老式那种，大概源于儿时的记忆吧！小时候居住在婆罗洲（如今称加里曼丹岛）东部小镇三马林达，家居附近就有家咖啡店，卖“仙草”（凉粉）、面包糕点兼咖啡。店面不大，约仅可坐八九食客，里面桌子一律是冰凉的灰白色大理石台面，上面有古老的电风扇在吱吱旋转，盛咖啡的一律就是那种非常厚身

的有耳矮瓷杯，下面还有张碟。店既小，当然就跟小老板熟了。童年时还不敢喝咖啡，但常跟大人进这种店吃东西，自然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马来西亚的怡保，这类有点温馨人情味的咖啡店还留着，在印尼一些小镇偶然也可遇到。但在香港几乎绝迹了，不过有一次在新界的粉岭，我乘书展偷闲，竟进入一家非常简陋、怀旧气息很浓的咖啡店。那时心情十分激动，仿佛时光如水，在我眼前倒流起来。

咖啡于我，除了因为出生地印尼盛产咖啡使我感到亲切之外，当然和“闲情”“松懈身心”、“情调”和“思索”这些精神因素分不开。在懒洋洋的长洲，坐在大遮阳伞下的雕花铁椅上，叫一杯咖啡，读夏阅秋，看海望云，都是一件赏心乐事；在紧张埋头伏案的写字楼生涯之余，跑到中环大厦与大厦之间的夹缝中，于大牌档叹一杯咖啡，白天人事倾轧的阴影和毒焰可以顷刻风消云散；进大家乐让一杯八九元的咖啡作伴，灵感泉涌，文思加速，很快挥就一篇短文；当然午夜在厨房冲制一杯咖啡，看书、呆想，都是人生不能错过的美事。咖啡于我，已是每日的必需，少则一杯，多则三杯。这个习惯居然也影响及我的老伴。当然，她其一喜欢的是粗咖啡，原汁原味，不加任何色素或附加品的；其二必得由我亲自冲制才合乎她胃口。

想一想自步上社会与咖啡结缘，至少也有三十几年了。

不禁也联想到咖啡的身世和历史，实在充满传奇！它和茶、酒并列为世界人类三大饮料，堪称“伟大”！论其出身，最初并不高贵呢！从其第一颗果籽在沙特阿拉伯南部慕却一带的荒凉沙漠被发现（十七世纪），这个奇异的黑色饮料经历了三百多年历程。西班牙强迫南美人民种植，逐令巴西的产量世界第一；荷兰国王更早，在十七世纪就下令在印尼大量种植，令印尼产量居次。十九世纪巴西一次火山爆发，将成万亩的咖啡尽数吞噬，一九三〇年咖啡更被当火车的燃料，火车烟囱喷出的不是煤气而是缕缕咖啡香！咖啡传到西欧倒是稍后的事。由阿拉伯香客带往威尼斯贵族的一次盛宴上，那些老爷们浅赏一下便为咖啡的苦涩大惊失色，然主人发表了“咖啡属于先苦后甜的饮料”的伟论也颇受落，他那“喜欢的话，就得找自己的园子种植”的煽动性演说大获掌声，完全可以跟东洋人侵华前先遣部队“东北的苹果又大又香”的舆论“媲美”——这以后，欧洲“列强”的舰队就开向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许多国家就变成他们种植咖啡的“自己的园子”！俄国沙皇彼得，更把咖啡当作“振作的象征”，令大小官员、贵族太太“每日一杯”！

咖啡作为独一无二的黑色饮料，渐渐走入宴会、酒会、餐室、官场、交易所、街头、厨房、商场、野外……数百年不衰。辅以美丽的包装，渗入成分的五花八门，也带着浓浓的商业气息，融进上至商贾富豪下至贩夫走卒的生活中。咖啡属茜草科植物，适应性强，可在火山岩灰土壤生长，又不畏潮湿炎热气候，然由颗粒变粉，历经种植、收获、焙晒、打砻、炒制、研磨等复杂程序，一般人不会关心了。最奇者，西片中的饮咖啡镜头，有时竟与“酒”一样，变成了“情”的媒介，男女一杯咖啡在手，话题自然就多了起来，当中语言如有撩拨或暗示，也许就有什么事发生；打赏小费，也可用“饮咖啡”做代语；有些地方过海关，有时有关人员还大胆向你要“咖啡钱”。足见咖啡这普通简单的饮料也被“人”弄得“复杂化”，可正可邪，亦情亦色，既纯又杂。

咖啡是否跟茶一样，有茶道亦有咖啡道？这些年非常留意书市。购得一本《毕加索和咖啡》，通读之余，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瓜葛，却是大失所望。那是将名画和咖啡编排在一书而已，唯一有可读性的是列举咖啡的几大好处和坏处。文章说极限一日不能超过五杯，毕竟它刺激性大。然有什么有色饮料喝过量而有益？我寻寻觅觅，有关咖啡的书，介绍的都是一些名咖啡屋，讲究情调，讲究器皿之类，商业味太重。要讲情调，有种“情调”不要也

罢，没有特色、却标榜“强国”名牌的咖啡，从四五十元到七八十元一杯都有，真吓坏了我们这些爱喝咖啡的普罗大众。对不起，不敢恭维。

我爱东南亚的粗咖啡，也喜欢南美的。毕竟这些地区都属咖啡的祖家。最好包装不要太好，讲求的是实质和原味；最好也不要渗入各种配料，由咖啡豆直接磨出的咖啡粉最佳。旅行在外的日子，没有这些满足我时，我也常带三合一之类的咖啡包解馋，尽管它们已离咖啡原味非常远了。

大抵喝咖啡者都只喝不冲制。幸亏我还有此等雅好，令亲友们有口福，都说“你冲制咖啡的手艺还不错！”酒会的盛在玻璃咖啡壶的咖啡，也常见于自助餐，那种味有如“大锅饭”，不大有“饮头”；一包粗咖啡粉，人说是最好的礼物，却是十有八九人有如古人吃蟹不知如何着手。其实学来不难。一般咖啡粉，可冲也可煮。“冲”务必用最滚烫的、刚烧开水，“斋啡”（咖啡乌），一人饮用一至两汤匙，浓淡悉由尊意，糖亦视个人需要而定。滚水冲下，不断搅拌，马上加盖，约五至十分钟，咖啡渣会沉底，完全不必过滤。如欲加奶，就比较费些周章。如讲究香气，奶粉胜过淡奶。然加奶粉，如弄乱程序，奶粉必然会黏结成块，浮于咖啡之上，大大不雅。最科学的程序，

是一两匙咖啡粉放在杯中，加糖之后，再将一两匙的奶粉放入，拼命搅拌直到三者融为一体呈粉状，再把滚水冲入，亦拼命搅拌，加盖，五至十分钟才掀盖，再倒入饮用的杯子中，其渣完全不必用过滤器，自然沉入杯底。那时你会看到一个奇观：

加了奶的咖啡成了褐色，在咖啡的黑色中开一条条美丽的奶色波纹，清晰可辨，好似阳光下流溢的光采。称为一件艺术品也不为过。

手艺娴熟，熟能生巧，自然就不需要煮，仅用一个“冲”字诀，也会冲出一杯美丽而可口，令你口颊香气四溢，怀念不已的咖啡。

怎样？口部生津了吧。

“有空到寒舍小坐，我亲自冲咖啡伺候。”

思绪如蝶

(外一章)

邱俊伟 (中国)

实在是记不清有多少个清明及端午或中秋没在家中和亲人团聚了。

这许多年来，我孤身一人在异国或异乡的路上，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忧郁和孤单的感觉。要知道，不是出来旅行，是为了生计而奔波着。许多的时候，由不得自己的选择。贾宝玉洞房花烛夜，绝对不曾想到自己深爱的人在另一处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

内蒙古大草原的一望无际，中俄边境的兴凯湖畔，上海南京路的流光溢彩，青岛金沙滩的惊涛拍岸，江南的小

桥流水，尤其是黑龙江小兴安岭的落叶松、白桦林、山间的羊肠小道，都有我的足迹和身影。

岁月在额头和眼角留下了痕迹，而往事就像那冬日黎明前潮湿的雾。

最近晚上常常做梦，白天精神亦很颓唐。然而说这番话并非是我的心情极端的差，我却深深地怀念着那美妙的梦境。

尽管是在梦中，那骄阳下的广袤的大地，长着青苔的院落，烟囱中冒出的袅袅炊烟，光秃秃的树桠上挂着的一轮明月，冬季里垂着冰凌的屋檐，夏天光着一双脚丫在沙滩上奔跑……都是那样的生动，那样的真实，那样的清晰，常常会令我在半夜里激动得醒来，心驰神往而久久无法入眠。

只有长期漂泊在外的游子，方能体会思念家乡的那种酸楚，也只有热爱生命的朋友，才会感受到人生确有太多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思绪如一只蝴蝶，翩翩飞舞于往事的花丛，而往事像杜鹃，像玫瑰，像玉兰，像纯洁的莲，像清淡的菊，像孤傲的梅……

往事有苦恼也有欢乐，有泪水更有笑声。

风华正茂时，我喜欢在秋日的黄昏，眺望恒古苍凉的夕阳及绚烂如火的晚霞；我喜欢在春季的午后，斜倚着窗，用沙哑的嗓子哼唱一些忧伤的歌曲……

年少时曾与那位长发的女孩，春季雨中漫步，同撑一柄小伞；冬天踏雪而行，笑谈风花雪月；那时的我正豪情满怀，伊人也是才华横溢。盛夏的晚上，我们躺卧在草地上，数着天上的星星，旁边有昆虫在吟唱；深秋的清晨，我们斜坐在河塘边，谈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我们说：无论贫穷或者富有，不管年少或是老去，我们都要携手并肩走过风雨人生路。我们大谈各自的理想与追求，一点也不觉得脸红。而今，可笑的是她成了别人的新娘，我也有了自己的妻子。命运有时喜欢开玩笑。

蓦然回首，往事如烟，而昨日花季中的我何等的幼稚，却也有几分浪漫。

闪电撕裂着长空，白雪早已覆盖了梦中的白桦林，子规鸟的喉咙已经沙哑，嘴角流着鲜红的血……

一九九八年圣诞节，当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祝这个美丽的节日时，我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搭乘飞往新加坡的

航班，同样是为了生计而忙碌着。

新加坡管理大学学院内的树下，我捡了好多好多熟透而落下来的红豆，真是“红豆生南国”呀。植物园里，我每天都经过那一大片茂密的芭蕉林。武吉班让盛佳小学的旁边，有红毛丹树，果实熟时，可以大快朵颐。去巴刹喝肉骨茶吃海南鸡饭，去平价合作社购物，去芽笼看灯红酒绿，“小印度”的古色古香，“唐城坊”的人来人往，圣淘沙的草木葱郁，乌节路的华灯初上……

新加坡三年的蕉风椰雨，说起来决不算长，但人的一生中又能有多少个三年呢？魂系狮城，我什么也没带走，什么也没留下，但新加坡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二零零二年的冬天，我以一个中国土木工程师的身份在香港转机，飞往沙地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那儿有一个沙地王子投资兴建的占地约47平方公里的NOFA FARM PROJECT，我要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是王维写沙漠风光的佳句。这趟沙地之行，也算不无情趣。（有关沙地的经历，我将另撰一文）

曾短暂逗留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那确是一幅泼墨的南洋风情画。在斯里兰卡首都可伦坡的一家紧挨着海边的



BROWNS BEACH HOTEL住了一个晚上和一个白天，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儿沙滩细腻，白帆点点，花繁叶茂，风景如画。尤其是当地渔民站立于一根独木之上那种别具一格的捕鱼方式，想来也是有情趣。既想钓到鱼，又怕被鲨鱼吃掉，何尝不是人生的缩影。

这些年来，认识了许多不同肤色的人，也学会了一点点不同的语言，也了解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的风俗习惯，更结交了一些真挚的外国朋友。

我如同大海里的一叶小舟，被生活的波浪推动着、拍打着。我没有向你倾诉我的背井离乡的苦恼，也没有说：“每逢佳节倍思亲”的那种惆怅，我更没有告诉你沙地的高温天气和那讨厌的沙尘暴……

人生确有太多的无奈，但我们也大可不必为此而过于伤感。

有人摔了一个大跟头，从此就一蹶不振，垂头丧气，斗志全无；有人遭受失败的打击后，便终日以泪洗面，长唏嘘短叹，自甘沉沦；有人遇到困难的阻吓、挫折的重创及鲜血的教训，却仍卧薪尝胆，矢志不渝，斗志昂扬……

每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他们的结局也不尽相同。

我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我总是面带笑容目送落日下山，又满怀信心地迎接着明天的朝阳。

我微笑地生活着，也时常看一些悲剧。白天我依旧忙碌，画一些不同的几何图形，计算一些冗长的工程数字，晚上我做着往事的梦。

往事若花，而思绪如蝶。





心灵的孤岛

○ 东 瑞 ○

(香港)

现代人，说他们幸嘛，好像又很不幸；说他们不幸么，似乎也未必尽然。

汪美蕓，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都三张没得换啦！论经历，虽不坎坷，却也有点沧桑。要害在于：没有主见。

少女时代，爱听广播，迷恋写作，被同学一扯，齐齐进了报馆去当小通讯员。

她这写呀写的，心境竟渐渐地忧郁了起来；加上阅历多了，年龄长了，她对文学的社会功能逐开始疑惑：

“究竟写来干什么？会有多少读者呢？从事文学工作

到今天，我又得着了啥？还是实际点儿吧！生活更重要。”

汪美蕓仿佛想通啦！唯，以她自身的教育程度，能做什么？于是，她选择了教补习。这一行比较不受拘束，听说入息也颇可观。

她教啊教地，思想又有了新窍；看到中产人家过得蛮舒爽的，也就想加入‘新人类’族群里，或者，成为一个‘雅癖士’会员，也挺光彩的咧！

从此，她开始拼命地赶时髦、学风雅。默默无闻且辛苦奔劳的通讯员工作，根本不合潮流，改习绘画吧！但她向来身底子薄，家中姐妹多，父母又照顾不周，健康原本就差，何堪如此赶来忙去的。结果，身体的毛病渐增，烦不胜烦。

终尔，她把兴趣转到了中医课程上。直接原因，当然是为了“自疗”；但间接的，则是想由兹广结些人缘。

提起人缘，汪小姐确实慳了一点。问题正出在她的‘怪僻’上，她总觉得自己的心灵里有一座孤岛。

汪美蕓向来对她老爸欠缺好感。尤其近年，妈妈去世后，汪爸一副万事皆休，只会吃老米的样子，更增添

她的怨与厌。积累的结果，竟怨、厌起天下的男性来，她认定：男人没一个有用！再衍生下去，相对于她的美和纯，便是丑跟邪啦！

“男人都很贱、很乏。”职是之故，她连家里的哥哥、弟弟也看不顺眼，宁愿单身在外独居。

然则，打从行医后，汪美蕓对人体结构与心理状况了解得较透彻些；却也因此，对自己以外的其他生命渐失新奇感。男性，诱发不了她原始的冲动。

“男人嘛，没啥了不起的，横是多生一块凸肉罢了！”

说归说，自己到底是个女人呀！设若眼前有一片理想港湾，让她这叶仍在飘泊的扁舟停靠一下，想来还是不会被拒绝的吧。但人海茫茫，何处去寻访？就算找着了，究竟理想与否？她也无法肯定。像她父母既是最现实的例子。

按理，她在华人慈善机构内当了正式医师后，跟病人接触的机会应该是够频密的，总能发现较合心意之目标吧！而实际上，却也并不那么容易。何况，那些来求诊的，绝大多数都不止是肉体有毛病而已。再说，它们根本达不到她理想港湾的标准。

“唉！尽些些凡夫俗子！奈何！”

很多时候，医生反而治不好自己的‘心病’。

噢！苦恼啊，苦恼！汪美蕓望着夜空兴叹。

回到房内，坐在梳妆台前，汪美蕓对着灯下的镜子，幽幽地端详了起来。那镜中的女人，容貌虽然还是相当标致，却也难掩一抹苍白与憔悴。她都差点认不出是谁来了。

“哪一天，才有办法放旷俗身，逃离这心灵的孤岛，自我救赎呢？”汪美蕓扪心自问。

呼应她的，只有窗外落寞的微风。

那只漂亮的鸟儿是别人送的，叫鸚鵡。

当时，那鸟儿见到他就挪着两只脚，好像向他致敬。嘴里叫道，局长好，局长好！

他很高兴，说，好，好，好。

沙斯鸟

司玉笙（中国）

其实，他并不是局长，只是个副职而已，很管事的。来人看他很高兴，瞅着他的脸说，那事，那事……

放心吧，有我，你担心个鸟儿？

过后才知道，那鸟儿是个通人性且会说人话的尤物。收到这礼物，最兴奋的莫过于妻子。也许是更年期的缘故，妻子对任何人

都存有疑心和戒心，却对这只鸟儿友爱有加。天天陪这它说这说那，都是些私房话，有的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曾听到过。

经过妻子的调教和训练，鹦鹉大有长进，不但会礼貌用语，还会见啥说啥话，且都是三个字。见是胳膊窝夹着皮包的，就说，领导好，领导好！人家要走了，他必定送到门外，它就连声说，您走好，您走好！

去过他家的，都夸这只鹦鹉是个鸟精——跟着啥人学啥人。

鸟精也有弄错的时候，但很少。有一次，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士谈事，恰好夫人进了卫生间，那鸟儿便欢叫道，包二奶，包二奶！

一听这，夫人放下急事，提着裤子出来了。脸上挂着怒色，双目圆睁，对着那位女士喊，原来就是你啊！

你瞎嚷嚷个啥！他按住火，压低了声音。人家是来说事的……

说事咋不到办公室说去！

那女士满脸通红，提起包就走。夫妻俩眼瞪眼地看，就听鹦鹉响亮的声音在屋里回荡。下次来，下次来……

他气得骂道，下次来你奶奶个头！上前就要拧那鸟儿，吓得那尤物翅膀乱扇。

夫人慌忙横身挡住，眼角一挑给了他一个警告。你在它身上出啥的气——有气给我耍！

都是你调教的好！

它没来咱家之前，啥都懂，还用我调教么？

有了这句话，多年来他第一次很认真地多看了妻子两眼，捎带着分给鹦鹉一点。这一切，都是在无声中完成的，也是在无声中塌落下去。于是，出口的声音便软了下来。是的，是的……

春节过后，一种叫非典型肺炎的疫病，又叫SARS，开始蔓延。那天，市里召开防治非典紧急会议，要求很严，还宣布了纪律。会后，他应邀到一个星级宾馆吃饭。刚到大厅，一张张笑脸将他包围了。他也笑了，问，这非典怪厉害么？

非典就是不典型的肺炎，好治。咱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有事别往心里搁。

交杯换盏之间，忘了灯外之天。酒后又是洗澡又是按摩，身上都是躁汗。到家后已是夜半时分。一进屋，有个声音便说，非典型，非典型！

他很兴奋，学着说非典型，非典型……

那声音说一句，他也说一句，就这样一递一句地交流，像是遇到知己一般。屋子里散落的音符便怪怪的。

第二天早上，有电话打进来，先是笑语，后是严厉。听着电话，他还看着那鹦鹉。那鸟儿勾着头说，非典型，非典型……

它勾头的姿势像他的夫人，他心里就想，这家伙啥都知道，便忘了电话那端。

其实，昨夜他在洗澡按摩时已发事了：一个从重疫区回来的打工者被专家确诊为SARS病人——这是本区第一例。

当时，许多人找他，因为他是值班负责人。找不着

他，便往上汇报。非常时期不是平常，许多人成夜不眠。这不眠之夜就有了非常故事：立即将他免职！

电话里，他还以为严厉就是笑话，便把笑话送给鹦鹉。领导好，领导好……

那尤物还是重复那句，非典型，非典型……

奶奶的，那家伙傻了，就会说这一句。

在近旁的夫人已听出眉目，抛出一个冷眼。它不傻，是你傻了！

待他问清楚事由，身子忽地酥了。猛地将鹦鹉扯到地下，一脚揣过去，并没揣到。眼看着老妻，腿却麻利地动作起来，只一下，便将那鸟儿踢飞。恨恨地道，你就是SARS——看我杀死你！

那鸟儿抖抖乱毛，歪着头还是说，非典型，非典型。

他惨惨地笑了几声，扑地作鸟状，两臂扇动，膝行如龟，渐与鸟近。头一低，磕了个响头。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眼睛

魏金树（中国）

长年生活在大都市，龙部长一下公共汽车就被眼前的乡间美景深深地陶醉了，青山如黛，绿草如茵，鲜花烂漫，泉水清清，连湛蓝的天空也显得格外交远。龙部长深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五脏六腑仿佛被清风涤过一遍，心底滚过一阵说不出的清爽和熨贴。

龙部长平生第一次被大自然的杰作征服了。他觉得这儿的风景绝不逊于一些旅游胜地，与那些经过人为雕琢的景点相比，这儿更多了几分质朴天然，幽雅宁静。

龙部长是独自回乡寻根的，下了公共汽车还有二三里的土路。

走在忽离忽合的乡间小路上，龙部长看着妙不可言的乡间美景，越来越兴奋，愉悦的感觉几乎要从心中溢出来。他急于找个人，将心中这种美妙的感受与他共同分享。

就在这时，龙部长发现路边地头上有个浑身汗浸浸的小伙子，正坐在锄把上歇息，“咻咻咻”地喘着粗气，一副非常疲惫的样子。

“小伙子，歇着呢”龙部长上前打招呼。

小伙子只是撩了一下眼皮，默默地点一下头。

“你看，这儿的风景真美呀！”

小伙子只是用怪怪的目光瞥了他一眼，没答理他，显然并不赞同他的话。

龙部长讨了个没趣，只好快快地走开。心里暗想，这么美的风景都看不见，他的眼睛不会有毛病吧？

走不多远，龙部长又遇见一位在路边荒地上放羊的老妇人。龙部长兴致犹存，便又上前打招呼：“大婶，放羊哪。”

“嗯！”那妇人抬眼打量着眼前这位官员模样的陌生人。

“大婶，你们这儿的风景真美呀！”

“风景？风景在哪儿呢？”老妇人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们这儿到处都是美丽的风景呀，这山水，这田园，这一草一木，都是多么的迷人呀——你难道没看见吗？”

“看见了，可这有什么好看的。”老妇人一副木木的表情。

“这么美的风景她竟然视而不见，龙部长看着她这种淡漠的表情有点不高兴了。便上前伸出一个指头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你的眼睛没有毛病吧？”

“你的眼睛才有毛病呢！”老妇人也有点生气了，狠狠瞪了他一眼便赶着羊走了，一边走一边叨唠着：“神经病，真是个神经病。”

终于来到村里，找到了本家的一位远房二大爷。龙部长心里憋得难受，一见二大爷的面，他就将路上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这么美的风景，他们怎么就是看不见呢？”

二大爷没说话，定定地看了他好一会儿，然后伸出一个指头在他眼前晃了一下：“你的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呀？”

黄昏偶拾

黄昏的落日如血，黄昏的晚霞似火。

喜欢黄昏的人，大多是李清照、林黛玉般的忧郁者、孤独者，是怀有着难与人言的悲痛的。然而，我深爱着黄昏，尤其是黄昏的那种苍凉。

邱俊伟（中国）

岁月是一缕孤烟，露珠如同青涩的泪，滴血的喉咙竟已哽咽，却不知今宵醉醒何处……

刘禅早就乐不思蜀，赵构竟把杭州作了汴州，李煜犹在吟风弄月，朱元璋已炮轰庆功楼。一个个朝代，一座座墓碑，血流成了河，尸堆成了山，即便你的泪水倾盆大雨般的下个几十年，也冲刷不尽历朝历代的凄楚与哀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纠纷，有了厮杀，有了鲜血和泪水。实际上，痛苦与人生是孪生兄弟。有痛苦，才有希望，才有斗志，才能警醒。痛苦不是悲观，不是消

沉，也不是惊惶失措的恐惧，更不是叫苦连天的牢骚。怕只怕你太安逸，太平静，太一帆风顺，怕只怕你没有了痛苦。

不要瞪大眼睛，没有了痛苦，你会咬紧牙关吗？你会发愤图强吗？你会闻鸡起舞、卧薪尝胆吗？你会在黑夜暴雨中挥起拳头冲向黎明吗？

荔枝固鲜，只恨贵妃化作了一穴香泥；乌江犹在，可惜项羽未能卷土重来；图穷匕见，荆轲壮志未酬身先死……

想不要痛苦，其实也容易得很，务必要做到忘乎所以，妄自尊大，玩世不恭和麻木不仁，这些都是免去痛苦的好法子。

我喜欢读历史，又不敢读历史，我怕看见那些血腥的悲剧以及其中的呻吟和哭泣。

不要摔了一跤就长啼短叹，碰到一点挫折就痛不欲生。别太虚伪，甩去文雅的装腔作势，刻骨铭心的痛苦才能让你无法无动于衷。

看，落日是历史的血，晚霞是燃烧的火。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2003年6月于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



疼爱

阿喵

吃完了早餐，夕晨和他最要好的知己——大杰，一只雄的哈巴狗玩了一会儿，并嘱咐大杰要好好照顾母亲与看顾家里，接着，他拿了上班的小背包，走出大门。

“妈，我去上班了。”夕晨说道。

“自己小心点。”母亲回应。

“我会的。”

接着，夕晨就走向离他家路程只有十分钟的迷你百货市场去上班。他在这里当收银员已有三年了。要不是他父亲早逝，家里实在穷得再也支撑不住供他继续升上大学，那么相信他现在已正在快乐地修读着他的学士课程。他是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高中成绩放榜时取得了十分标青的佳绩，虽然各大学来函录取了他，政府也决定半免他的学费，但他想到了他的家庭负担，在外生活的住宿费、生活

费、书本钱、课业钱等，他只好暂时将这个欲望耽搁下来，待存够了钱及能稍微帮忙母亲分担生活所需的一些费用后，他才安心的报考大学。

而大杰，是他小学时期在外回家途中，见到可怜及尚幼龄的它正被几只凶猛的大狗欺负得直躲在墙角哆嗦、颤抖。在他隐恻之心下，他马上拿了路边的大树枝赶走了这些大狗。后来回家途中见一路偷偷尾随的那只小哈巴狗怪可怜的，便将之带回家并征求了母亲的同意后便养起它来，并为它取名为‘大杰’，希望它长大后能杰出、勇敢，不用再被欺负。渐渐地，他与大杰相处得十分融洽。大杰成为了他的知心好友。夕晨常向大杰诉说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或烦恼。虽然大杰不会说话，但它似乎也明白主人的心事，两眼望着夕晨汪汪叫。夕晨常对它说：

“大杰啊大杰，若你是人，那该有多好啊！”

完成了高中课程的夕晨在家附近的迷你百货市场当收银员，大杰更尾随着他走到那迷你百货市场，目送夕晨进公司后，才只身回家。晚上十点准时在百货市场门口等夕晨放工，风雨不改。有次下了很大的雨它也照去，隔天就感冒，害得夕晨心痛得直骂它笨蛋下大雨也去等他，并劝它下次若下大雨不必来等他，他会拜托同事载送回家，从此若下大雨，大杰才改为在家大门外等他。

他们几乎成为形影不离的一对好朋友。当然，除了夕晨上班外。

三年后，夕晨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的存了一笔钱，加上家里的负担也没那么重了。于是，他向大学申请入学深造，不久也成功被录取了。夕晨高兴得不得了，好几天睡不着觉。大杰知道后更是替他高兴，在他身旁团团转。为了赚多些钱，开学的前一晚，夕晨仍然在迷你市场当收银员，夜晚才坐车赶去宿舍报到。当晚，大杰第一次和夕晨分开，它伤心得呜呜叫，夕晨也哭了。

后来，开学那天，夕晨得知他上课时间只是星期一到星期四，于是他很高兴地星期四就坐晚车回家，星期五至星期日再去迷你百货市场当收银员，晚上才又赶回大学宿舍去。夕晨很高兴，因为又可以和大杰、母亲常见面。虽然家与大学的车程要两小时多，但他一点也不觉得累。因为能用短暂的数天来与大杰相聚，他真的很开心。连他母亲也忍不住说他前世与大杰说不定是亲兄弟。

一年后，课业越来越繁重，令他无暇再半工读。他辞去了迷你百货市场的工作，但他还是每个月会回家一、两次，并待上一、两天。几个月后，夕晨回家的次数竟然越来越少了。夕晨妈虽挂念远方的儿子，但想到正为前途而奋斗的儿子，也只能按捺思念着儿子的心情及没打电话去

探问。而大杰经过岁月的洗涤，身体也渐渐大不如以前活跃。大杰老了。但是它很想念夕晨。他怎么变成越来越少回家了呢？是不是主人不再疼我了？大杰心想。它伤心得呜呜叫了起来。抬头望着甚少星星点缀的黑夜，它想起了以前陪着主人一起去上学、放学，上工、放工的日子……

隔天，夕晨回来了，大杰高兴得立刻飞扑过去。

“汪！”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好恶心的狗！”不知何时夕晨身旁多了个打扮入时的女伴，对着大杰叫道，并退了好几步。

“婉娜，怎么？你很讨厌它吗？大杰是我最好的朋友呢！”夕晨问道。

“什么？朋友？你怎用这种称呼来称呼恶心的它？它只是条狗！我最讨厌狗了。何况，它很老了吧？更恶心啊！”

“你讨厌狗啊？”夕晨听了不禁皱了皱眉。

“大杰，你先到一旁去，别靠近娜，知道吗？”说着，夕晨支开了大杰。

大杰呜咽呜咽的叫着，很伤心的走到一旁去。

“妈，你看我带了谁来？”

“她…是…”

“婉娜啊！我和你提过的，她是和我同科系的。”

“哦！欢迎你来。我知道了，你是夕晨的女朋友…
…今早夕晨在电话上有提过了。”夕晨妈笑说道。

“伯母你好。”婉娜说道，进了屋里，并环顾四周。

“好好好。你坐一会儿，我去泡茶给你。”说着，
夕晨妈就进了厨房。

“阿夕，你的家怎么这么简陋？幸好我今天没打算
在这儿留宿，不然可有得折腾了。”

“娜，对不起，你就将就些吧。”夕晨哄道。

不一会儿，夕晨妈就端了两杯热茶过来。

“谢谢。”婉娜说道。

“阿夕，难得回来，不如就在家住上几天吧！顺

便带婉娜去家附近走走。听前街与你同校阿旺伯的儿子说，现在你们学校在放假是吧？”夕晨妈见到儿子回来高兴的说道。她想儿子一定会回来长住几天。

“啊，不了，我还有功课未赶完，待会儿我就要回去了。这次是带婉娜回家来让你看看的。怎样，她很可爱、聪明吧？”夕晨笑说道。

“啊，你不住多几天？哪……没关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最近天气潮湿得很……”夕晨妈听到有些失落。但她马上用关心儿子的身体健康之事来掩饰自己的失落。

“会的，别担心我啦！妈。我都这么大了。”

“啊！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夕晨再说道。

“这么快啊？”夕晨妈说道。

“是啊！”

不久，只见夕晨牵着他的女伴，走出了门口。临走前，他想到了坐躺在大门旁的大杰。

“大杰！”



“汪汪汪！”大杰听见主人叫它，兴奋的跑了过来。原来主人没忘记它。它好高兴！

“啊！叫它离我远些！”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夕晨的女伴在惊叫道。

“大杰，别靠太近，站远些，娜怕你，别吓着她了。大杰，我不在，记得帮我好好照顾妈妈及看守家里，知道吗？”夕晨说道。

“呜……”大杰叫道。

“我走了，再见。”

不一会儿，夕晨与女伴的影子就消失在巷子里。

好久好久，大概是五个月吧，夕晨终于回家了。他身旁没带女伴，大杰看了很高兴的扑了过去。不知怎的，它突然觉得夕晨的那个女伴很讨厌。当然，它也晓得她并不喜欢它。

“啊呀！大杰，别扑过来，不然衣服上沾有狗毛，娜可不喜欢！”夕晨推开了大杰，走去和母亲说话。

大杰被夕晨的一举一动吓呆了。它震惊极了。以前夕

晨最喜欢它扑向他，因为他说这样的拥抱很亲切，很热情的啊！怎么……

隔天，夕晨走了，临走前他依然只是对大杰说了如上回临走前说的话。什么好好看守家，照顾妈之类的话。

晚上，大杰难过得睡不着。它又再次想起以前陪主人上、放学；上、放工的日子。现在的夕晨，真的是以前对它百般疼爱的主人吗？大杰不惑的想道。想着想着，它不知不觉睡着了。它梦见了真正的主人夕晨依旧在迷你百货市场打着工，并很疼爱它。

一早，大杰从梦中醒来。

“啊！主人原来还在旧处打工。我怎么这么糊涂，老了，记忆不好，竟这么久没去接主人放工！”大杰开始焦虑不安。

近放工时间，大杰飞奔着向以前夕晨在迷你百货市场打工的方向跑去。

等得店都打烊好久了，依然没见到夕晨的影子。

“呜……主人一定是生我的气了，这么久不去接他，所以他不来见我。”大杰伤心地想道。

隔天晚上，下了滂沱大雨，大杰依然风雨不改的去等待接主人放工。但是它始终等不到主人。

连续三天晚上被雨水肆虐，大杰病倒了，病得很重。但一想到还在生它的气的主人，它就使劲爬起来，要去接主人放工。

“呜咿…呜汪…”大杰被病重折腾得痛苦极了。

夕晨妈早已发觉大杰的不对劲，于是，她拨起了夕晨的手机号码。

“喂，阿夕吗？”

“妈，什么事啊？”

“大杰啊，病得很重，你快点回来看它，或带它去看医生，家附近又没兽医药房，妈也不知怎办好。昨天大杰病重还跑出去，妈偷偷地跟在后头，才发现它去了你以前工作的迷你百货市场，好像…好像在等你耶！”

“妈，大杰不是身体一向很好的吗？它只是老得糊涂了，过几天就没事了。啊，妈，娜要和我去看戏了，不说了。”说着，夕晨就挂断了电话。

隔天，夕晨妈又拨了电话给夕晨。

“阿夕，真的不行了。大杰昨晚又去了你以前做工的地方，我和它说你没在那儿做工了它也不信我。今早它病重得吃不下东西了。”

“妈，我期末考要到了，我抽不到身回家，更何况我还要帮娜补习，不然她的功课追不上呢！大杰的情况若真的是那么糟的话，你就去找个医师帮它打支针，让它安乐死吧！这样也是为它好，减少它的病痛。不然它又乱跑出去，一不小心被车撞到更糟。好了，我不多说了，要上课了。”

“阿夕，你怎可以不回来看看它啊？你以前不是和它犹如亲兄弟的吗……”夕晨妈的话未说完，只见电话断线了。电话那头，只听见嘟嘟嘟的断线声。

夕晨妈只得坐的士去到隔村的小镇，好不容易求到了兽医从空档中抽时间过来看看大杰。

“大杰，快起身，医生来了。大杰，大杰？”夕晨妈叫道。

她触碰到的，是大杰冰冷的身体。

我与家

我年纪渐长，对我这个住了十五年的家已存了一份浓浓的感情，虽然它时常被我们弄乱，但，我还是爱着它！

十六年前，阿爸与阿妈邂逅了。后来，阿妈披上了婚纱，下嫁阿爸，从太平嫁到江沙当了越坡新娘。一年后，生下了我这个小瓜。再过了几年，又陆续添了几个孩子。

阿爸继承了祖传家业，每天早上八点半就到店裡工作。阿爸受的教育不多，但他的人生经验却如海深。

阿妈的身体一向虚弱，生的孩

江沙崇华高中
夏枫

子当中，就属我这长女问题最多。从小，我的肺就弱，时常呼吸困难，咳嗽，有时更咳到心坎里，把心都咳痛了。因此，阿爸和阿妈也最担心我了。

幸好，阿爸和阿妈是一间草药商的代理商，他们从我懂事以来就要我服一些药。虽然我不是很想，但在他们的软硬兼施下，我也不得不屈服了。其实，这药也蛮灵的，服了差不多两年后，我已不再有这些问题了。

也正因为阿爸和阿妈是草药代理商，我们家是个注重健康的家庭，每个月花在草药上的费用少说有上百块，有时服这些药，服得我都有些心疼了，但阿爸和阿妈却说：“有什么要紧，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健康！”这句话呀，现在已成了阿爸和阿妈的口头禅咯！

犹记得，有一次我问妹妹：“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希望我们这个家永远都平安。”我听了，在心里说：“对呀！这个家不管对阿爸、阿妈、我或者弟妹们来说，它是很重要的！”

有一段时期，我很讨厌回家，因为家实在闷！于是每天放学后，我躲在阿嬷家，至少那边有表兄弟姐妹陪我，热闹些。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真傻，为了逞一时之快，连家都不要了？其实，家是最温暖的！

阿妈的一双巧手，十六年前来未曾停止工作，每天打理家务，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但，她调皮的孩子时常将她辛劳的成果弄得一塌糊涂。瞧，世上竟然有这样的孩子！

我年纪渐长，对我这个住了十五年的家已存了一份浓浓的感情，虽然它时常被我们弄乱，但，我还是爱着它！

家，是个很抽象的名词，在我的脑海里，它却是我们一家人的桥梁，我们一家人聚集的地方，也是我们一家人享天伦乐的世界！

我感谢阿爸和阿妈，他们给了我家的温暖，家的爱，家的喜悦，也给了我一个家的故事！

“语文是民族的灵魂”

协助发扬马华文艺，推动马华文学运动

本刊同人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我们需要你们的资助，你们的推介！

让《清流》潺流不绝，尽显风流！

《清流》文学季刊常年赞助人

(01/11/03至31/12/03)

RM100 实兆远南华中学校友会
雷贤秀 驼铃 彭冰龙

RM64.63 李燕燕

RM30 梁彩珠 谢文

随喜乐捐

RM120 吴明侨

RM50 吕协珍

RM25 诗双月刊出版社

RM10 赵祚良

《清流》稿约

创作使生命的艺术精神延续……

1. 本刊园地公开，欢迎投稿，也欢迎文教团体组稿。举凡评介、小说、诗歌、戏剧、相声、创作词曲等，未经发表的作品，均所欢迎。翻译作品则请附原文。
2. 本刊对所有来稿均有删改权，不愿者请于稿末注明。如欲退稿，请自备回邮信封。
3. 来稿请缮写清楚，字迹潦草者，恕不受理。
4. “文学蓓蕾”栏欢迎在籍学生、大专生或自修生来稿。
5. 请于稿末注明作者中英姓名、通讯处、电话或电邮地址。
6.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7. 欢迎世界各地华文作者赐稿交流，作品一经发表将获赠本刊。
8. 各类文稿请按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评介、戏剧、相声”请寄 **駝鈴** 先生

8, Tm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小说”请寄 **紫梦玲** 先生

136, Kg. Sebe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300 Air Tawar, Perak, Malaysia.

“散文”请寄 **一介** 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诗歌”请寄 **郑可达** 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Malaysia.
e-mail: changkt@pc.jaring.my

“文学蓓蕾”作品请寄 **田舟** 先生

125, Antek Avenue, Jln. Sultan Abdullah, 36000 Teluk Intan, Perak, Malaysia.

原创词曲、书法、绘画、摄影及手工创作作品介绍请寄 **王涛** 先生

167 B, Jln. Besar, 32300 Pangkor, Manjung, Perak, Malaysia.
e-mail: wangtao_shi@hotmail.com

电邮投稿请提供(.txt) 纯文字形式贮存文稿

《清流》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刻订阅。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英）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 20 （ 4期 ）
☐ 2 年 RM 40 （ 8期 ）
☐ 新加坡一年 RM 50 （ 4期 ）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请用支票或邮券 (Wang Pos)，勿寄现款。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页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件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迳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赞助《清流》出版费

《清流》创刊于 1990 年 3 月，在全体同人的不断自我鞭策与合作之下，不论书型设计或内容，都有长足的进步。如今我们更立下宏愿，要立足大马，放眼世界。

为了克服经常出现的出版经费难题，我们谨此恳请关心马华文学发展的各界人士成为本刊的常年赞助人，共同努力。

赞助办法：

- 1) 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 RM 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芳名将永志本刊。
- 2) 也欢迎随喜乐捐。

赞助《清流》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 _____ (国) _____

团体/商号：(华) _____

(国) 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RM _____

☐ 随喜乐捐：RM _____ *请在有关格子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 / 支票上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迳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云起风歌】原创诗曲 篇

《生命因你而灿烂》

云杉 词
王枫 曲

$\frac{4}{4}$ 1=根据情况自选
抒情地

1. $\underline{1. \dot{1} \cdot 6} \quad \underline{6 \dot{3}} \quad 3 - | \underline{1 \cdot 2} \quad 3 \quad \underline{7 \cdot 1} \quad 2 | \underline{6 \cdot 7} \quad \underline{1 \dot{7}} \quad \underline{7 \dot{5}} \quad \underline{5 \dot{6}} | 3 - - - |$
我想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一生去追随

$\underline{6 \cdot 6} \quad \underline{2 \dot{2}} \quad 2 - | \underline{2 \cdot 3} \quad 4 \quad \underline{5 \cdot 6} \quad 7 | \underline{7 \cdot 7} \quad \underline{6 \dot{3}} \quad \underline{3 \cdot 1} \quad \underline{1 \cdot 2} | 3 - - - |$
我想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我无畏也无悔

$\underline{0 \cdot 3} \quad \underline{6 \cdot 7 \dot{7}} \quad 1 - | \underline{1 \cdot 7 \dot{1}} \quad 2 - \underline{2 \cdot 3} | | \underline{7 \cdot 6} \quad \underline{7 \cdot 7 \cdot 6} \quad | \underline{4 \cdot 2 \dot{1}} \quad \underline{7 \cdot 1 \dot{2}} \quad 3 \cdot \underline{2 \dot{1}} |$
我眼中的歌 只为你 回响 我眼中的热泪 咽

$\underline{7 \cdot 3} \quad \underline{2 \cdot 1 \dot{7} \dot{6}} \quad 6 - | \underline{6 \cdot 6} \quad \underline{6 \cdot 6} \quad \underline{6 \cdot 5} \quad \underline{5 \cdot 4 \dot{3}} | 2 \cdot \underline{1 \cdot 2} \quad \underline{3 \cdot 3} \quad \underline{3 \cdot 3 \dot{6} \dot{7}} | \underline{7 \cdot 3} \quad 2$
你流淌 我好象精灵 鸟飞向太阳 飞向太

$\underline{1 \cdot 2 \dot{1} \dot{7}} | 7 - - \underline{6 \cdot 7} | \underline{6 \cdot 3} \quad \underline{1 \cdot 2} \quad 2 - | 2 \quad \underline{2 \cdot 3} \quad 3 \quad \underline{7 \cdot 1} \quad \underline{1 \cdot 7 \dot{6}} \quad 6 - - |$
阳 无畏也无悔 无畏也无悔

2. $\underline{0 \cdot 3 \dot{3}} \quad \underline{6 \cdot 7} \quad \underline{1 \cdot 1} \quad \underline{1 \cdot 7 \dot{1}} | 2 \quad \underline{2 \cdot 3} \quad \underline{2 \cdot 1} \quad 7 \quad \underline{7 \cdot 6} | \underline{5 \cdot 6} \quad \underline{7 \cdot 7} \quad \underline{7 \cdot 7 \cdot 6} |$
我愿化作彩霞 去陪伴你 晴空的闪电 象

$\underline{4 \cdot 2 \dot{1}} \quad \underline{7 \cdot 1 \dot{2}} \quad \underline{3 \cdot 3} \quad \underline{3 \cdot 2 \dot{1}} | \underline{7 \cdot 3} \quad \underline{2 \cdot 1 \dot{7} \dot{6}} \quad 6 - \dots \underline{6 \cdot 6 \dot{3}} \quad \underline{5 \cdot 1}$
岩石在回答 大海的誓言 生命因你而灿烂

$\underline{5 \cdot 4 \dot{3}} \quad 2 \quad \underline{2 \cdot 1 \dot{2}} \quad \underline{3 \cdot 6 \dot{6}} | 7 \quad \underline{7 \cdot 3} \quad 2 \quad \underline{1 \cdot 2 \dot{1} \dot{7}} | \underline{7 \cdot 6} \quad 7 - \underline{1 \cdot 7 \dot{6}} \quad \underline{7 \cdot 6}$
灿烂就象爱在追寻 永远守望你

$\underline{6 \cdot 3} \quad \underline{5 \cdot 4 \dot{3}} | 2 - \underline{1 \cdot 2} \quad \underline{3 \cdot 3} \quad \underline{3 \cdot 7} \quad 2 \cdot \underline{1 \cdot 7 \dot{6}} | 6 - - \underline{6 \cdot 3} \quad \underline{5 \cdot 2} \quad \underline{5 \cdot 1} |$
一万 年守望你 一万 年呵

$\underline{2 - -} \quad \underline{2 \cdot 3} | \underline{2 \cdot 1} \quad \underline{7 \cdot 1 \cdot 6} | 7 - - \underline{7 \cdot 6} | \underline{7 \cdot 1} \quad 2 - | \underline{1 \cdot 2} \quad 3 - | \dots$
呵 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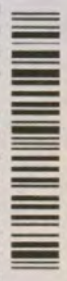
清流小語

世上偏多黑白混
金猴难得爱憎明

春山

二零零四甲申年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

RM6.00

征求

关心马华文学发展的各界人士赞助或订阅本刊物。

表格请翻阅127及128页。